

周书

函六册

藏于
图书馆

PDG

同治十三年冬
金陵書局印行

周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合五十篇唐令狐德棻請換次而詔德
棻與陳叔達庾儉成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募
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今既鏤板以
傳學官而臣等始預其是正又序其目錄一篇曰周之六帝當四
海分裂之時形勢劫束毅然有志合天下於一而材足以有爲者
特文帝而已文帝召蘇綽於稠人之中始知之未盡也臥子之言
旣當其意遂起并晝夜諮詢酬酢知其果可以斷安危治亂之謀
而詘已以聽之考於書唯府兵之設斂千歲已散之民而係之於
兵庶幾得三代之遺意能不駭人視聽以就其事而效見於後世
文帝嘗思文章浮薄使綽爲大誥以勸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之
制作然則勢在人上而欲鼓舞其下者奚患不成雖然非文帝之
智內有以得於己而蘇綽之守外不詘於人則未可必其能然也

以彼君臣之相遭非以先王之道而猶且懇懃以誘之言又況無
所待之豪傑可易以畜哉夫以德力行仁所以爲王霸之異而至
於訓己任人則未始不同然而君能畜臣者天下之至難傳曰取
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益道極於不可知之神而人有其質
推之爲天下國家之用者以其粗爾然非致其精於己則其粗亦
不能以爲人惟能自愛其身則內不欺其心內不欺其心則外不
蔽於物然後好惡無所作而尚何有己哉能無己始可以得己而
足以揆天下之理知人之言而邪正無以廁其實尚何患乎論之
不一哉於是賢能任使之盡其方而無所省者以天下之耳目而
小人不能託忠以誣君子又從而爲之勸禁則小人忿欲之心已
黜於冥冥之際君子樂以其類進而摩厲其俗凜然有恥君臣相
與謀於上因敝以新法度而令能者馳騖於下有忠信之守而無

傳會遷就之患則法度有拂於民而下不以情赴上者乎蓋虛然後能受天下之實約然後能操天下之煩巫縷攝衽俯仰廟堂無爲以應萬幾者致其思而已矣夫思之爲王者事君臣一也而君之勢則異焉世獨頌堯舜之無爲而安知夫人主自安無爲而思則不可一日已也書曰思曰睿揚雄曰於道則勞其不然歟蓋夫法度善矣非以道作其人則不能爲之守而民之多寡物之豐殺法度有視時而革者必待人而後謀則是可不致其思乎苟未能此而徒欲法度之革者是豈先王爲治之序哉彼區區之間何足以議徒取其能因一時君臣之致好猶足以見其效又況慨然行先王之道而得大有爲之勢乎是固不空無論也臣憲臣安國臣希昧死謹上

後周書目錄

第一卷

本紀一

文帝上

姓字文氏諱泰

第二卷

本紀二

文帝下

第三卷

本紀三

孝閔帝

諱覺

第四卷

本紀四

明帝

諱毓

第五卷

本紀五

武帝上

諱邕

第六卷

本紀六

武帝下

第七卷

本紀七

宣帝

諱贊

第八卷

本紀八

靜帝

諱衍

第九卷

列傳一

皇后

第十卷

列傳二

邵惠公顥

子什肥
尊謾
什肥子胄
導享廣亮翼
孫眾

杞簡公連

莒莊公洛生

子晳提

虞國公仲

子興
興子洛

第十一卷

列傳三

晉蕩公護

叱羅協 馮遷

第十二卷 列傳四

齊煬王憲

子貴 頤

第十三卷 列傳五

文閔明武宣諸子

第十四卷 列傳六

賀拔勝

弟岳 兄允

念賢

第十五卷 列傳七

李弼

弟櫛

寇洛

于謹

子寔

第十六卷 列傳八

趙貴

獨孤信

侯莫陳崇

弟襲凱

第十七卷

列傳九

若干惠

梁禦

劉亮

王德

怡峯

第十八卷

列傳十

王羆

子慶遠孫述

王思政

第十九卷

列傳十一

達奚武

子震

侯莫陳順

豆盧益

宇文貴

楊忠

王雄

第二十卷

列傳十二

王盟

尉遲綱

閻慶

賀蘭祥

叱列伏龜

第二十一卷

列傳十三

尉遲迥

王謙

司馬消難

第二十二卷

列傳十四

周惠達

獨景

楊寬

兄穆
愷

第二十三卷

列傳十五

柳慶

子機
弘

善字帶韋

昇爲

蘇綽

弟椿

第二十四卷

列傳十六

盧辯

第二十五卷

列傳十七

李賢

弟遠
達基

第二十六卷

列傳十八

長孫儉

長孫紹遠

弟澄
兄子兜

第二十七卷

列傳十九

赫連達

韓果

蔡祐

常善

辛威

庫狄昌

田弘

梁椿

桀臺

宇文測

弟深

第二十八卷 列傳二十

史寧

陸騰

賀若敦

權景宣

郭賢

第二十九卷

列傳二十一

王傑

王勇

宇文虬

宇文盛

弟三

耿豪

高琳

李和

伊瓊穆

楊紹

王雅

達奚寔

劉雄

侯植

第三十卷

列傳二十二

寶瓶

兄子義

于翼

李穆

第三十一卷

列傳二十三

韋孝寬

韋質

梁士彥

第三十二卷

列傳二十四

申徽

陸通

柳敏

子昂

盧柔

第三十三卷

列傳二十五

唐瑾

楊梓

庫狄峙

王慶

趙剛

王悅

趙昶

王悅

趙文表

第三十四卷

列傳二十六

趙善

元定

楊攢

韓盛

裴寬

弟漢尼鴻

楊敷

第三十五卷

列傳二十七

鄭孝穆

子譯

崔謙

弟訛

崔猷

裴俠

薛端

子胄弟裕

薛善

弟慎微珍微祿

第三十六卷

列傳二十八

鄭偉

族人頂

楊纂

段永

王士良

崔彥穆

司馬裔

子侃

令狐整

劉志

裴果

第三十七卷

列傳二十九

寇雋

韓褒

趙肅

徐招

張軌

李彥

郭彥

第三十八卷

列傳三十

裴文舉

高賓
秦允

蘇亮

弟湛
洪弟讓

柳虯

呂思禮

崔騰
董紹

薛澄

薛寘

李昶

檀翥

元偉

第三十九卷 列傳三十一

韋瑱

梁昕

弟朱

皇甫璠

辛慶之

族子昂 昂族人仲景

王子直

杜果

第四十卷

列傳三十二

尉遲運

王軌

宇文神舉

宇文孝伯

顏之儀

樂運

第四十一卷

列傳三十三

王褒

庾信

第四十二卷

列傳三十四

蕭搊

子濟

蕭世怡

蕭圓肅

蕭大國

宗懷

劉璠

柳霞

子靖莊

第四十三卷

列傳三十五

李延孫

韋祐

韓雄

陳忻

魏玄

第四十四卷

列傳三十六

泉企

子元禮
仲遵

李遷哲

楊乾運

扶猛

陽雄

席固

子世雅

任果

第四十五卷 列傳三十七

儒林

盧誕

沈重

盧光

樊深

熊安生

樂遜

第四十六卷 列傳三十八

孝義

李棠

柳檜

杜叔毗

荆可

秦族

皇甫遐

張元

弟榮先

第四十七卷 列傳三十九

藝術

冀雋

姚僧垣

子最

趙文深

褚該

強練衛元嵩

蔣昇

第四十八卷

列傳四十

蕭晉

子歸

蕭子雲

蕭子雲

蕭子雲

蕭子雲

蕭子雲

蕭子雲

蕭子雲

蕭子雲

蕭子雲

第四十九卷

列傳四十一

異域上

高麗

百濟

蟹

獠

宕昌

鄧至

白蘭

氏

稽胡

厘莫奚

第五十卷

列傳四十二

異域下

突厥

吐谷渾

高昌

鄯善

焉耆

龜茲

于闐

嚙噠

粟特

安息

波斯

朞

後周書目錄

新編
古今圖書集成

令狐德棻後周書凡五十篇總五十卷

本紀八

列傳四十二卷

卷之八
列傳四十二

令狐德棻後周書凡八十篇總八十卷

本紀三十一卷

列傳四十二卷

周書卷一

帝紀一

文帝上

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
神農氏爲黃帝所滅子孫遯居朔野有葛烏菟者雄武多算略鮮
罕慕之奉以爲主遂總十二部落世爲大人其後曰普回因狩得
玉璽三紐有文曰皇帝聖普回心異之以爲天授其俗謂天曰宇
謂君曰文因號宇文國并以爲氏焉普回子莫韌自陰山南徙始
居遼西是曰獻侯爲魏舅生之國九世至侯豆歸爲慕容晃所滅
其子陵仕燕拜駙馬都尉封玄菟公魏道武將攻中山陵從慕容
寶禦之寶敗陵卒甲騎五百歸魏拜都牧主賜爵安定侯天興初
徙豪傑於代都陵隨例遷武川焉陵生系系生韜竝以武略稱韜

生肱肱任俠有氣幹正光末沃野鎮人破六汗拔陵作亂遠多
應之其僞署王衛可孤徒黨最盛肱乃糾合鄉里斬可孤其眾乃
散後避地中山遂陷於鮮于修禮修禮令肱還統其部眾後爲定
州軍所破歿於陣武成初追尊曰德皇帝太祖德皇帝之少子也
母曰王氏孕五月夜夢抱子昇天纔不至而止寤而告德皇帝德
皇帝喜曰雖不至天責亦極矣生而有黑氣如蓋下覆其身及長
身長八尺方顙廣額美鬚髯髮長委地坐手過膝背有黑子宛轉
若龍盤之形面有紫光人望而敬畏之少有大度不事家人生業
輕財好施以交結賢士大夫少隨德皇帝在鮮于修禮軍及葛榮
殺修禮太祖時年十八榮遂任以將帥太祖知其無成與諸兄謀
欲逃避計未行會爾朱榮擒葛榮定河北太祖隨例遷晉陽榮以
太祖兄弟雄傑懼或異己遂託以他罪誅太祖第三兄洛生復欲

害太祖太祖自理家免辭旨慷慨榮感而免之益加敬待孝昌二年燕州亂太祖始以統軍從榮征之先是北海王顥奔梁梁人立爲魏主令率兵入洛魏孝莊帝出居河內以避之榮遣賀拔岳討顥仍迎孝莊帝太祖與岳有舊乃以別將從岳及孝莊帝反正以功封寧都子邑三百戶遷鎮遠將軍步兵校尉万俟醜奴作亂關右孝莊帝遣尗朱天光及岳等討之太祖遂從岳入關先鋒破僞行臺尉遲菩薩等及平醜奴定隴右太祖功居多遷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增邑三百戶加直閣將軍行原州事時關隴寇亂百姓凋殘太祖撫以恩信民皆悅服咸喜曰早值宇文使君吾等豈從逆亂太祖嘗從數騎於野忽聞簫鼓之音以問從人皆云莫之聞也普泰二年尗朱天光東拒齊神武畱弟顯壽鎮長安秦州刺史侯莫陳悅爲天光所召將軍眾東下岳知天光必敗欲畱悅共

圖顯壽而計無所出太祖謂岳曰今天光尚邇悅未有二心若以此事告之恐其驚懼然悅雖爲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眾必人有畱心進失爾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乘此說悅事無不遂岳大喜卽令太祖入悅軍說之悅遂不行乃相率襲長安令太祖輕騎爲前鋒太祖策顯壽怯懦聞諸軍將至必當東走恐其遠遁乃倍道兼行顯壽果已東走追至華山擒之太昌元年岳爲關西大行臺以太祖爲左丞領岳府司馬加散騎常侍事無巨細皆委決焉齊神武旣破尙朱遂專朝政太祖請往觀之旣至并州齊神武問岳軍事太祖口對雄辯齊神武以爲非常人欲留之太祖詭陳忠款乃得反命遂星言就道齊神武果遣追之至關不及太祖還謂岳曰高歡非人臣也逆謀所以未發者憚公兄弟耳然凡欲立大功匡社稷未有不因地勢總英雄而能克成者也俟莫陳悅本實

庸材遭逢際會遂叨任委旣無憂國之心亦不爲高歡所忌但爲之備圖之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勝兵之士三千餘人及靈州刺史曹泥竝恃其僻遠常懷異望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戶口富實未奉朝風今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服之以德即可收其士馬以實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舉也岳大悅復遣太祖詣闕請事密陳其狀魏帝深納之加太祖武衛將軍還令報岳岳遂引軍西次平涼謀於其眾曰夏州鄰接寇賊須加綏撫安得良刺史以鎮之眾皆曰宇文左丞卽其人也岳曰左丞吾之左右手也如何可廢沈吟累日乃從眾議於是表太祖爲使持節武衛將軍夏州刺史太祖至州伊利望風款附而曹泥猶通使於齊神武魏永熙三年春正月岳欲討曹泥遣都督趙貴至夏州與太祖計

事太祖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俟莫陳悅怙眾密邇貪而無
信必將爲患願早圖之岳不聽遂與悅俱討泥二月至於河曲岳
果爲悅所害其士眾散還平涼唯大都督趙貴率部曲收岳屍還
營於是三軍未有所屬諸將以都督寇洛年最長相與推洛以總
兵事洛素無雄略威令不行乃謂諸將曰洛智能本闕不宜統御
近者迫於羣議推相權領今請避位更擇賢材於是趙貴言於眾
曰元帥忠公盡節暴於朝野勳業未就奄罹凶酷豈唯國喪良宰
固亦眾無所依必欲糾合同盟復讎雪恥須擇賢者總統諸軍舉
非其人則大事難集雖欲立忠建義其可得乎竊觀宇文夏州英
姿不世雄謀冠時遠邇歸心士卒用命加以法令齊肅賞罰嚴明
眞足恃也今若告喪必來赴難因而奉之則大事集矣諸將皆稱
善乃命赫連達馳至夏州告太祖曰俟莫陳悅不顧盟誓棄恩背

德賊害忠良羣情憤惋控告無所公昔居管轄恩信著聞今無小
無大咸願推奉眾之思公引日成歲願勿稽畱以慰眾望也太祖
將赴之夏州吏民咸泣請曰聞悅今在永洛去平涼不遠若已有
賀拔公之眾則圖之實難願且停留以觀其變太祖曰悅旣害元
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反趙屯兵永洛吾知其無能爲也且
難得易失者時也不俟終日者幾也今不早赴將恐眾心自離都
督彌姐元進規欲應悅密圖太祖事發斬之太祖乃率帳下輕騎
馳赴平涼時齊神武遣長史侯景招引岳眾太祖至安定遇之謂
景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也景失色對曰我猶箭耳
隨人所射安能自裁景於此卽還太祖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且
悲且喜曰宇文公至無所憂矣於時魏孝武帝將圖齊神武聞岳
被害遣武衛將軍元毗宣旨慰勞追岳軍還洛陽毗到平涼會諸

將已推太祖侯莫陳悅亦被敕追還悅旣附齊神武不肯應召太祖謂諸將曰侯莫陳悅枉害忠良復不應詔命此國之大賊豈可容之乃命諸軍戒嚴將以討悅及元毗還太祖表於魏帝曰臣前以故關西大都督臣岳竭誠奉國橫罹非命三軍喪氣朝野痛惜都督寇洛等銜冤茹感志雪讎恥以臣昔同幕府苦賜要結臣便以今月十四日輕來赴軍當發之時已有別表旣爲眾情所逼權掌兵事詔召岳軍入京此乃爲國良策但高歡之眾已至河東侯莫陳悅猶在永洛況此軍士多是關西之人皆戀鄉邑不願東下今逼以上命悉令赴關悅躡其後歡邀其前首尾受敵其勢危矣臣殞身王事誠所甘心恐敗國殄人所損更大乞少停緩更思後圖徐事誘導漸就東引太祖志在討悅而未測朝旨且兵眾未集假此爲詞因與元毗及諸將刑牲盟誓同獎王室初督拔岳營於

同曲有軍吏獨行忽見一老翁鬚眉皓素謂之曰賀拔岳雖復據
有此眾然終無所成當有一字文家從東北來後必大盛言訖不
見此吏恆與所親言之至是方驗魏帝詔太祖曰賀拔岳旣頑士
眾未有所歸卿可爲大都督卽相統領知欲漸就東下良不可言
今亦徵俟莫陳悅士馬入京若其不來朕當親自致罰宜體此意
不過淹畱太祖又表曰俟莫陳悅違天逆理酷害良臣自以專戮
罪重不恭詔命阻兵永洛彊梁秦隴臣以大宥旣班忍抑私憾頻
問悅及都督可朱渾元等歸闕早晚而悅竝維繫使人不聽反報
觀其指趣勢必異圖臣正爲此未敢自拔兼順眾情乞少停緩太
祖乃與悅書責之曰頃者正光之末天下沸騰塵飛河朔霧塞荆
河故將軍賀拔公攘袂勃起志寧寓縣授戈南指拯皇靈於已墜
擁旄西邇濟百姓於淪胥西顧無憂繫公是賴勳茂賞隆遂征關

右此乃行路所知不籍一二談也君實名微行薄本無遠量故將軍降遷高之志篤棄征之理乃申啟朝廷薦君爲壘右行臺朝議以君功名闕然未之許也遂頻煩請謁至於再三天子難違上將便相聽許是亦遐邇其知不復煩之翰墨縱使木石爲心猶當知感況在生靈安能無愧加以王室多故高氏專權主上虛心寄隆晉鄭君復與故將軍同受密旨屢結盟約期于畢力共匡時難而貌恭心很妬勝嫉賢口血未乾匕首已發協黨國賊共危本朝孤恩負誓有覲面目豈不上畏于天下慚于地吾以弱才猥當藩牧蒙朝廷拔擢之恩荷故將軍國士之遇聞問之日魂守驚馳便陳啟天朝暫來奔赴眾情所推遂當戎重比有敕旨召吾還闕亦有別詔令君入朝雖操行無聞而年齒已宿今日進退唯君是視若若督率所部自山隴東邁吾亦總勒師徒北道還闕共追廉簡之

迹同慕寇賈之風如其首鼠兩端不時奉詔專戮違旨國有常刑
枕戈坐甲指日相見幸圖利害無貽噬臍悅旣懼太祖謀已詐爲
詔書與秦州刺史万俟普撥令與悅爲黨授普撥疑之封詔以呈
太祖太祖表之曰臣自奉詔總平涼之師責重憂深不遑啟處訓
兵秣馬唯思竭力前以人戀本土僕真陳悅窺徽進退量度且宜
住此今若召悅授以內官臣列旆東轅匪朝伊夕朝廷若以悅堪
爲邊扞乞處以瓜涼一藩不然則終致猜戾於事無益初原州刺
史史歸爲岳所親任河曲之變反爲悅守悅遣其黨王伯和成次
安將兵二千人助歸鎮原州太祖遣都督侯莫陳崇率輕騎一千
晉撥又遣其將叱干保洛領二千騎來從軍三月太祖進軍至原
州眾軍悉集諭以討悅之意士卒莫不懷憤太祖乃表曰臣聞誓

死酬恩覆宗報主人倫所急赴蹈如歸自大都督臣岳歿後臣頽
奉詔還闕秣馬戒途志不俟且直以督將已下咸稱賀朕公視我
如子今讎恥未報亦何面目以處世間若得一雪冤酷萬死無恨
且悅外附彊臣內違朝旨臣今上思逐惡之志下遂節士之心冀
仗天威爲國除害小違大順實在茲辰克定之後伏待斧鉞夏四
月引兵上隴畱兄子導爲都督鎮原州太祖軍令嚴肅秋毫無犯
百姓大悅識者知其有成軍出木峽關大雨雪平地二尺太祖知
悅怯而多猜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果疑其左右有異志者左
右亦不安眾遂離貳聞大軍且至退保略陽畱一萬餘人據守永
洛太祖至永洛命圍之城降太祖卽率輕騎數百趣略陽以臨悅
軍悅大懼乃召其部將議之皆曰此鋒不可當勸悅退保上邦以
避之時南秦州刺史李弼亦在悅軍乃聞道遣使請爲內應其夜

悅出軍軍中自驚潰將卒或相率來降太祖縱兵奮擊大破之虜獲萬餘人馬八千匹悅與其子弟及麾下數十騎遁走太祖曰悅本與曹泥應接不過走向靈州乃令原州都督導邀其前都督賀拔穎等追其後導至牽屯山追及悅斬之太祖入上邽收悅府庫財物山積皆以賞士卒毫釐無所取左右竊一銀鏤囊以歸太祖知而罪之卽剖賜將士眾大悅時涼州刺史李叔仁爲其民所執舉州騷擾宕昌羌梁企定引吐谷渾寇金城渭州及南秦州氐羌連結所在蜂起南岐至于瓜鄯跨州據郡者不可勝數太祖乃令李彌鎭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惡駐鎮南秦州渭州刺史可朱渾元還鎮渭州衛將軍趙貴行秦州事徵幽經東秦岐四州粟以給軍齊神武聞秦隴克捷乃遣使於太祖甘言厚禮深相倚結太祖拒而不納時齊神武已有異志故魏帝深仗太祖乃徵二千騎鎮東

雍州助爲聲援仍令太祖稍引軍而東太祖乃遣大都督梁禦卒步騎五千鎮河渭合口爲圖河東之計太祖之討悅也悅遣使請援於齊神武神武使其都督韓軌將兵一萬據蒲坂而雍州刺史賈顯送船與軌請軌兵入關太祖因梁禦之東乃逼召顯赴軍禦遂入雍州魏帝遣著作郎姚幼瑜持節勞軍進太祖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使持節如故於是以寇洛爲涇州刺史李弼爲秦州刺史前略陽郡守張獻爲南岐州刺史盧侍伯拒代遣輕騎襲擒之侍伯自殺時魏帝方圖齊神武又遣徵兵太祖乃令前秦州刺史駱超爲大都督率輕騎一千赴洛進授太祖兼尚書僕射關西大行臺餘官封如故太祖乃傳檄方鎮曰蓋聞陰陽遞用盛衰相襲苟當百六無閒三五皇家創歷陶鑄蒼生保安四海仁育萬物運距孝昌屯沴屢起隴

冀騷動燕河狼顧雖靈命重啟蕩定有期而乘釁之徒因生羽翼
賊臣高歡器識庸下出自輿阜罕聞禮義直以一介鷹犬効力戎
行覬冒恩私遂嗜榮寵不能竭誠盡節專挾姦回乃勸尙榮行
茲篡逆及榮以專政伏誅世隆以凶黨外叛歡苦相敦勉令取京
師又勸吐萬兒復爲弑虐暫立建明以令天下假推普泰欲竊威
權竝歸廢斥俱見酷害於是稱兵河北假討尙朱亟通表奏云取
讒賊旣行廢黜遂將篡弑以人望未改恐鼎鑊交及乃求宗室權
允人心天方與魏必將有主翊戴聖明誠非歡力而歡阻兵安忍
自以爲功廣布腹心跨州連郡端揆禁闈莫非親黨皆行貪虐竊
窳生人而舊將名臣正人直士橫生瘡痏動挂網羅故武衛將軍
伊琳清貞剛毅禁旅攸屬直閭將軍鮮于康仁忠亮驍傑爪牙斯
在歡收而戮之曾無間奏司空高乾是其黨與每相影響謀危社

稷但以姦志未從恐先洩漏乃密白朝廷使殺高乾方哭對其弟
稱天子橫戮孫騰任祥歡之心篤竝使入居樞近伺國閒隙知歡
逆謀將發相繼逃歸歡益加撫待亦無陳自然歡入洛之始本有
姦謀令親人蔡攜作牧河濟厚相恩贍以爲東道主人故關西大
都督清水公賀拔岳勳德隆重興亡攸寄歡好亂樂禍深相忌毒
乃與侯莫陳悅陰圖陷害幕府以受律專征便卽討戮歡知逆狀
已露稍懷旅距遂遣蔡攜拒代令竇泰佐之又遣侯景等云向白
馬輔世珍等徑趣石濟高隆之定婁昭等屯據壺關韓軌之徒擁
眾蒲坂於是上書天子數論得失訾毀乘輿威侮朝廷藉此微庸
冀茲大寶谿壑可盈禍心不測或言徑赴荆楚開疆於外或言分
詣伊洛取彼讒人或言欲來入關與幕府決戰今聖明御運天下
清夷百寮師師四隙來暨人盡忠良誰爲君側而歡威福自己生

是亂階緝構南箕指鹿爲馬包藏凶逆伺我神器是而可忍孰不可容幕府折衝宇宙親當受脰銳師百萬彀騎千羣裹糧坐甲唯敵是俟義之所在殲軀匪恠況頻有詔書班告天下稱歡逆亂徵兵致伐今便分命將帥應機進討或趣其要害或襲其窟宅電繞蛇擊霧合星羅而歡違負天地毒被人鬼乘此掃蕩易同俯拾歡若渡河稍逼宗廟則分命諸將直取并州幕府躬自東轍電赴伊洛若固其巢穴未敢發動亦命羣帥百道俱前輶裂賊臣以謝天下其州鎮郡縣卒士人黎或州鄉冠冕或勳庸世濟竝宜捨逆歸順立效軍門封賞之科已有別格凡百君子可不勉歟太祖謂諸將曰高歡雖智不足而詐有餘今聲言欲西其意在入洛吾欲令寇洛率馬步萬餘自涇州東引王羣率甲士一萬先據華州歡若西來王羣足得抗拒如其入洛寇洛卽襲汾晉吾便速駕直赴京

邑使其進有內顧之憂退有被躡之勢一舉大定此爲上策眾咸稱善秋七月太祖帥眾發自高平前軍至于弘農而齊神武稍逼京邑魏帝親總六軍屯於河橋令左衛元斌之領軍斛斯椿鎮武牢遣使告太祖太祖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若一處得度大事去矣卽以大都督趙貴爲別道行臺自蒲坂濟趣并州遣大都督李賢將精兵一千赴洛陽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協斌之遂棄椿還給帝云高歡兵至七月丁未帝遂從洛陽率輕騎入關太祖備儀衛奉迎謁見東陽驛太祖免冠泣涕謝曰臣不能式遏寇虐遂使乘輿遷幸請拘司敗以正刑書帝曰公之忠節曝於朝野朕以不德負乘致寇今日相見深用厚顏責在朕躬無勞謝也乃奉帝都長安披艸萊立朝廷

軍國之政咸取太祖決焉仍加授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進
封洛陽郡公別置二尚書隨機處分解尚書僕射餘如故太祖固
讓詔敦諭乃受初魏帝在洛陽許以馮翊長公主配太祖未及結
納而帝西遷至是詔太祖尚之拜駙馬都尉八月齊神武襲陷潼
關侵華陰太祖率諸軍屯霸上以待之齊神武留其將薛瑾守關
而退太祖乃進軍討瑾虜其卒七千還長安進位丞相冬十月齊
神武推魏清河王亶子善見爲主徙都於鄴是爲東魏十一月遣
儀同李虎與李弼趙貴等討曹泥於靈州虎引河灌之明年泥降
遷其豪帥于咸陽閏十二月魏孝武帝崩太祖與羣公定策尊立
魏南陽王寶炬爲嗣是爲文皇帝

周書卷一 帝紀一

周書卷二

帝紀二

文帝下

魏大統元年春正月己酉進太祖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大行臺改封安定郡王太祖固讓王及錄尚書事魏帝許之乃改封安定郡公東魏遣其將司馬子如寇潼關太祖軍霸上子如乃回軍自蒲津寇華州刺史王羆擊走之三月太祖以戎役屢興民吏勞弊乃命所司斟酌今古參考變通可以益國利民便時適治者爲二十四條新制奏魏帝行之

二年春三月東魏龔陷夏州畱其將張瓊許和守之夏五月秦州刺史建中王万俟普撥卒所部叛入東魏太祖勒輕騎追之至河北千餘里不及而還

三年春正月東魏寇龍門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度河又遣其將
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太祖出軍廣陽召諸將曰賊今掎吾
三面又造橋于河示欲必渡是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久與
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歡起兵以來泰每爲先驅其下多銳
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
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蹉跌悔無及也太祖曰歡前再襲
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顧謂吾但自守耳無
遠圖意又狃於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克賊雖造橋
不能徑渡此五日中吾取竇泰必矣公等勿疑庚戌太祖率騎六
千還長安聲言欲保隴右辛亥謁帝而潛出軍癸丑旦至小關竇
泰卒聞軍至惶懼依山爲陣未及成列太祖縱兵擊破之盡俘其
眾萬餘人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適陷洛州執刺史泉企聞泰之

歿焚輜重棄城走齊神武亦撤橋

而退企元禮尋復洛州斬東

魏刺史杜密太祖還軍長安六月遣儀同于謹取楊氏壁太祖請罷行臺帝復申前命太祖受錄尚書事餘固讓乃止秋七月徵兵會咸陽八月丁丑太祖率李弼獨孤信梁禦趙貴于謹若干惠怡峰劉亮王惠侯莫陳崇李遠達奚武等十二將東伐至潼關太祖乃誓於師曰與爾有眾奉天威誅暴亂惟爾士整爾甲兵戒爾戎事無貪財以輕敵無暴民以作威用命則有賞不用命則有戮爾眾士其勉之遣于謹居軍前徇地至槃豆東魏將高叔禮守柵不下謹急攻之乃降獲其戍卒一千送叔禮於長安戊子至弘農東魏將高干陝州刺史李徽伯拒守於時連雨太祖乃命諸軍冒雨攻之庚寅城潰斬徽伯虜其戰士八千高干走度河令賀拔勝追擒之竝送長安于是宜陽邵郡皆來歸附先是河南豪傑多聚兵

應東魏至是各率所部來降齊神武懼卒眾十萬出壺口趨蒲坂將自后土濟又遣其將高敖曹以三萬人出河南是歲關中饑太祖旣平弘農因館穀五十餘日時戰士不滿萬人聞齊神武將度乃引軍入關齊神武遂度河逼華州刺史王罷嚴守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太祖據渭南徵諸州兵皆會乃召諸將謂之曰高歡越山度河遠來至此天亡之時也吾欲擊之何如諸將咸以眾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太祖曰歡若得至咸陽人情轉騷擾今及其新至便可擊之卽造浮橋於渭令軍人齋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來渭而西冬十月壬辰至沙苑距齊神武軍六十餘里齊神武聞太祖至引軍來會癸巳旦候騎告齊神武軍且至太祖召諸將謀之李弼曰彼眾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爲陣李弼爲

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葭蘆中聞鼓聲而起申時齊
神武至望太祖軍少競馳而進不爲行列總萃於左軍兵將交太
祖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
絕其軍爲二隊大破之斬六千餘級臨陣降者二萬餘人齊神武
夜遁追至河上復大克獲前後虜其卒七萬畱其甲士二萬餘悉
縱歸收其輜重兵甲獻俘長安還軍渭南於是所徵諸州兵始至
乃於戰所準當時兵士人種樹一株以旌武功進太祖柱國大將
軍增邑并前五千戶李弼等十二將亦進爵增邑并其下將士賞
各有差遣左僕射馮翊王元李海爲行臺與開府獨孤信率步騎
二萬向洛陽洛州刺史李顯趨荊州賀拔勝李弼渡河圍蒲坂牙
門將高子信開門納勝軍東魏將薛崇禮棄城走勝等追獲之太
祖進軍蒲坂略定汾絳於是許和殺張瓊以夏州降初太祖自弘

農入關後東魏將高敖曹圍弘農聞其軍敗退守洛陽獨孤信至
新安敖曹復走度河信遂入洛陽東魏潁川長史賀若統與密縣
人張儉執刺史田迅舉城降滎陽鄭榮業鄭偉等攻梁州擒其刺
史鹿永吉清河人崔彥穆檀琛攻滎陽擒其郡守蘇定皆來附自
梁陳已西將吏降者相屬於是東魏將堯雄趙育是云寶出潁川
欲復降地太祖遣儀同宇文貴梁遷等逆擊大破之趙育來降東
魏復遣將任祥率河南兵與雄合儀同怡峰與貴遷等復擊破之
又遣都督韋孝寬取豫州是云寶殺其東揚州刺史邴椿一作椿以州
來附

四年春三月太祖率諸將入朝禮畢還華州七月東魏遣其將侯
景庫狄干高敖曹元軌可朱渾元莫多婁貸文等圍獨孤信於洛
陽齊神武繼其後先是魏帝將幸洛陽拜園陵會信被圍詔太祖

率軍救信魏帝亦東八月庚寅太祖至穀城莫多婁貸文可朱渾
元來逆臨陣斬貸文元單騎遁免悉虜其眾送弘農遂進軍瀍東
是夕魏帝幸太祖營於是景等夜解圍去及旦太祖率輕騎追之
至於河上景等北據河橋南屬邙山爲陣與諸軍合戰太祖馬中
流矢驚逸遂失所之因此軍中擾亂都督李穆下馬授太祖軍以
復振於是大捷斬高敖曹及其儀同李猛西兗州刺史宋顯等虜
其甲士一萬五千赴河死者以萬數是日置陣旣大首尾懸遠從
旦至未戰數十合氣霧四塞莫能相知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
峰居左戰竝不利又未知魏帝及太祖所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
李虎念賢等爲後軍遇信等退卽與俱還由是乃班師洛陽亦失
守大軍至弘農守將皆已棄城西走所虜降卒在弘農者因相與
閉門拒守進攻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大軍之東伐也關中畱守

兵少而前後所虜東魏士卒皆散在民間乃謀爲亂及李虎等至長安計無所出乃與公卿輔魏太子出次渭北關中大震恐百姓相剽劫於是沙苑所俘軍人趙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太守慕容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還師長安大城民皆相率拒青雀每日接戰魏帝畱止闕鄉遣太祖討之長安父老見太祖至悲且喜曰不意今日復得見公士女咸相賀華州刺史導卒軍襲咸陽斬思慶擒伏德南度渭與太祖會攻青雀破之太傅梁景睿先以疾畱長安遂與青雀通謀至是亦伏誅關中于是乃定魏帝還長安太祖復屯華州冬十一月東魏將侯景攻陷廣州十二月是云寶襲洛陽東魏將王元軌棄城走都督趙剛襲廣州拔之自襄廣以西城鎮復內屬

五年冬大閱於華陰

六年春東魏將侯景出三鷁將侵荊州太祖遣開府李弼獨孤信各率騎五千出武關景乃退還夏茹茹度河至夏州太祖召諸軍屯沙苑以備之

七年春三月稽胡帥夏州刺史劉平伏據上郡叛遣開府于謹討平之冬十一月太祖奏行十二條制恐百官不勉於職事又下令申明之

八年夏四月大會諸軍於馬牧冬十月齊神武侵汾絳圍玉壁太祖出軍蒲坂將擊之軍至阜熾齊神武退太祖度汾追之遂遁去十二月魏帝狩於華陰大饗將士太祖率諸將朝於行在所九年春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舉州來附太祖帥師迎之令開府李遠爲前軍至洛陽遣開府于謹攻柏谷場拔之三月齊神武至河北太祖還軍瀍上以引之齊神武果度河據邙山爲陣不進

者數日太祖畱輜重於瀍曲士皆銜枚夜登邙山未明擊之齊神武單騎爲賀拔勝所逐僅而獲免太祖率右軍若干惠等大破齊神武軍悉虜其步卒趙貴等五將軍居左戰不利齊神武軍復合太祖又不利夜乃引還旣入關屯渭上齊神武進至陝開府達奚武等率軍禦之乃退太祖以邙山之戰諸將失律上表請自貶魏帝報曰公膺期作宰義高匡合仗鉞專征舉無遺算朕所以坐拱九載實資元輔之力俾九服寧謐誠賴翊贊之功今大寇未殄而以諸將失律便欲自貶深虧體國之誠宜抑此謙光恤予一人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冬十月大閱於櫟陽還屯華州十年夏五月太祖入朝秋七月魏帝以太祖前後所上二十四條及十二條新制方爲中興永式乃命尚書蘇綽更損益之總爲二卷班於天下于是搜簡賢才以爲牧守令長皆依新制而遣焉數

年之閒百姓便之冬十月大閱於白水

十一年春三月令曰古之帝王所以外建諸侯內立百官者非欲富貴其身而尊榮之蓋以天下至廣非一人所能獨治是以博訪賢才助已爲治若其知賢也則以禮命之其人聞命之日則慘然曰凡受人之事任人之勞何捨已而從人又自勉曰天生儔士所以利時彼人主者欲與我爲治安可苟辭於是降心而受命及居官也則晝不甘食夜不甘寢思所以上匡人主下安百姓不遑恤其私而憂其家故妻子或有饑寒之弊而不顧也於是人主賜之以俸祿尊之以軒冕而不以爲惠也賢臣受之亦不以爲德也位不虛加祿不妄賜爲人君者誠能以此道授官爲人臣者誠能以此情受位則天下之大可不言而治矣昔堯舜之爲君稷契之爲臣用此道也及後世衰微此道遂廢乃以官職爲私恩爵祿爲榮

惠人君之命官也親則授之愛則任之人臣之受位也可以尊身而潤屋者則遠道而求之損身而利物者則巧言而辭之於是至公之道沒而姦詐之萌生天下不治正爲此矣今聖主中興恩去澆僞諸在朝之士當念職事之艱難負闕之招累夙夜兢兢如臨深履薄才堪者則審己而當之不堪者則收短而避之使天官不妄加王爵不虛受則淳素之風庶幾可反冬十月大閱於白水遂西狩岐陽

十二年春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反瓜州民張保害刺史成慶以州應仲和太祖遣開府獨孤信討之東魏遣其將侯景侵襄州太祖遣開府若干惠率輕騎擊之至穰景遁去夏五月獨孤信平涼州擒仲和遷其民六千餘家於長安瓜州都督令狐延起義誅張保瓜州平秋七月太祖大會諸軍於咸陽九月齊神武圍玉壁

大都督韋孝寬力戰拒守齊神武攻圍六旬不能下其士卒死者什二三會齊神武有疾燒營而退

十三年春正月茹茹寇高平至於方城是月齊神武薨其子澄嗣是爲文襄帝與其河南大行臺侯景有隙景不自安遣使請舉河南六州來附齊文襄遣其將韓軌庫狄干等圍景於潁川三月太祖遣開府李弼率軍援之軌等遁去景請畱收輯河南遂徙鎮豫州於是遣開府王思政據潁川弼引軍還秋七月侯景密圖附梁太祖知其謀悉追還前後所配景將士景懼遂叛冬太祖奉魏帝西狩于岐陽

十四年春魏帝詔封太祖長子毓爲寧都郡公食邑三千戶初太祖以平元顥納孝莊帝之功封寧都縣子至是改縣爲郡而以封毓用彰勤王之始也夏五月進授太祖太師太祖奉魏太子巡撫

西境自新平出安定登隴刻石紀事下安陽至原州歷北長城大
狩將東趣五原至蒲川聞魏帝不豫遂還既至帝疾已愈於是還
華州是歲東魏遣其將高岳慕容紹宗劉豐生等率眾十餘萬圍
王思政于潁川

十五年春太祖遣大將軍趙貴帥軍至穰兼督東南諸州兵以援
思政高岳起堰引洧水以灌城自潁川以北皆爲陂澤救兵不得
至夏六月潁川陷初侯景自豫州附梁後遂度江圍建業梁司州
刺史桺仲禮以本朝有難帥兵援之梁竟陵郡守孫嵩舉郡來附
太祖使大都督符貴往鎮之及景克建業仲禮還司州率眾來寇
嵩以郡叛太祖大怒冬十一月遣開府楊忠率兵與行臺僕射長
孫儉討之攻克隨郡忠進圍仲禮長史馬岫於安陸是歲盜殺齊
文襄於鄴其弟洋討賊擒之仍嗣其事是爲文宣帝

十六年春正月桺仲禮率眾來援安陸楊忠逆擊於漴頭大破之
擒仲禮悉虜其眾馬岫以城降三月魏帝封太祖第二子震爲武
邑公邑二千戶先是梁雍州刺史岳陽王晉與其叔父荊州刺史
湘東王繹不睦乃稱蕃來附遣其世子暉爲質及楊忠擒仲禮繹
懼復遣其子方平來朝夏五月齊文宣廢其主元善見而自立秋
七月太祖卒諸軍東伐拜章武公導爲大將軍總督留守諸軍事
屯涇北以鎮關中九月丁巳軍出長安時連雨自秋及冬諸軍馬
驢多死遂於弘農北造橋濟河自蒲坂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
自平陽以東遂入於齊矣

十七年春三月魏文帝崩皇太子嗣位太祖以冢宰總百揆梁邵
陵王蕭綸侵安陸大將軍楊忠討擒之冬十月太祖遣大將軍王
雄出子午伐上津魏興大將軍達奚武出散關伐南鄭

魏廢帝元年春王雄平上津魏興以其地置東梁州夏四月達奚武圍南鄭月餘梁州刺史寇豐一作侯蕭循以州降武執循還長安秋八月東梁州民叛率眾圍州城太祖復遣王雄討之侯景之克建業也還奉梁武帝爲主居數旬梁武以憤恚薨景又立其子綱尋而廢綱自立歲餘綱弟繹討景擒之遣其舍人魏彥來告仍嗣位於江陵是爲元帝

二年春魏帝詔太祖去丞相太行臺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二月東梁州平遷其豪帥於雍州三月太祖遣大將軍魏安公尉遲迴卒眾伐梁武陵王蕭紀於蜀夏四月太祖勒銳騎三萬西踰隴度金城河至姑臧吐谷渾震懼遣使獻其方物五月蕭紀童州刺史楊乾運以州降引迴軍向成都秋七月太祖自姑臧至於長安八月克成都劖南平冬十一月尚書元烈謀作亂事發伏誅

三年春正月始作九命之典以敘內外官爵以第一品爲九命第
九品爲一命改流外品爲九秩亦以九爲上又改置州郡及縣改
東雍爲華州北雍爲宜州南雍爲蔡州華州爲同州北華爲鄜州
東秦爲隴州南秦爲成州北秦爲交州東荆爲淮州南荆爲昌州
東夏爲延州南夏爲長州東梁爲金州南梁爲隆州北梁爲靜州
陽都爲汾州南汾爲勳州汾州爲丹州南幽爲寧州南岐爲鳳州
南洛爲上州南廣爲渭州南襄爲湖州西涼爲甘州西郢爲鴻州
西益爲利州東巴爲集州北應爲輔州恆州爲均州沙州爲深州
鄯州爲麓州義州爲巖州新州爲溫州江州爲泗州西安爲鹽州
安州爲始州并州爲隨州肆州爲塘州冀州爲順州淮州爲純州
楊州爲潁州司州爲憲州南平爲昇州南郢爲歸州青州爲眉州
凡改州四十六置州一改郡一百六改縣二百三十自元烈誅魏

帝有怨言魏淮安王育廣平王贊等坐泣諫之帝不聽於是太祖與公卿定議廢帝尊立齊王廓是爲恭帝

魏恭帝元年夏四月帝大饗羣臣魏史桺虬執簡書於朝曰廢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歲文皇帝託於安定公曰是子才由于公不才亦由于公宜勉之公旣受茲重寄居元輔之任又納女爲皇后遂不能訓誨有成致令廢黜負文皇帝付屬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誰太祖乃令太常盧辯作告諭公卿曰嗚呼我羣后贊眾士維文皇帝以襁褓之嗣託於予訓之誨之庶厥有成而予罔能革變厥心庸暨乎廢墜我文皇帝之志嗚呼茲咎予其焉避予實知之矧爾眾人之心哉惟予之頗豈惟今厚將恐來世以予爲口實乙亥詔封太祖子邕爲輔城公憲爲安城公邑各二千戶茹茹乙旃達官寇廣武五月遣柱國趙貴追擊之斬首數千級收其輜重而

還秋七月太祖西狩至於原州梁元帝遣使請據舊圖以定疆界
又連結於齊言辭悖慢太祖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
肅繹之謂乎冬十月壬戌遣柱國于謹中山公護大將軍楊忠韋
孝寬等步騎五萬討之十一月癸未師濟於漢中山公護與楊忠
率銳騎先屯其城下據江津以備其逸景申謹至江陵列營圍守
辛亥進攻城其日克之擒梁元帝殺之并虜其百官及士民以歸
沒爲奴婢者十餘萬其免者二百餘家立蕭詧爲梁主居江陵爲
魏附庸梁將王僧辯陳霸先於丹陽立梁元帝第九子方智爲主
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絕滅至是以諸將功高
者爲三十六國後次功者爲九十九姓後所統軍人亦改從其姓
二年梁廣州刺史王琳寇邊冬十一月遣大將軍豆盧寧帥師討

之

三年春正月丁丑初行周禮建六官以太祖爲太師大家宰柱國
李弼爲太傅大司徒趙貴爲太保大宗伯獨孤信爲大司馬于謹
爲大司寇侯莫陳崇爲大司空初太祖以漢魏官繁思革前弊大
統中乃命蘇綽盧辯依周制改創其事尋亦置六卿官然爲撰次
未成眾務猶歸臺閣至是始畢乃命行之夏四月太祖北巡狩秋
七月度北河王琳遣使來附以琳爲大將軍長沙郡公魏帝封太
祖子直爲秦郡公招爲正平公邑各一千戶九月太祖有疾還至
雲陽命中山公護受遺輔嗣子冬十月乙亥崩於雲陽宮還長安
發喪時年五十二甲申葬於成陵謚曰文公孝閔帝受禪追尊爲
文王廟曰太祖武成元年追尊爲文皇帝太祖知人善任使從諫
如流崇尚儒術明達政事恩信被物能駕馭英豪一見之者咸思
用命沙苑所獲囚俘釋而用之河橋之役率以擊戰皆得其死力

諸將出征授以方略無不制勝性好朴素不尚虛飾恆以反風俗復古始爲心

史臣曰水曆將終羣凶放命或威權震主或釁逆滔天咸謂大寶可以力征神物可以求得莫不闖闢九鼎睥睨兩宮而誅夷繼及亾不旋踵是知巨君篡盜終成建武之資仲穎凶殘實啟當塗之業天命有底庸可消乎太祖田無一成眾無一旅驅馳戎馬之際躡足行伍之間屬與能之時應啟聖之運鳩集義勇糺合同盟一舉而殄仇讎再駕而匡帝室於是內詢帷幄外仗材雄推至誠以待人弘大順以訓物高氏藉甲兵之眾恃戎馬之彊屢入近畿志圖吞噬及英謀電發神旆風馳弘農建城濮之勳沙苑有昆陽之捷取威定霸以弱爲強紹元宗之衰緒創隆周之景命南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乃擯落魏晉憲章古昔修六官之

廢典成一代之鴻規德刑竝用勳賢兼敘遠安邇悅俗阜民和億
兆之望有歸揖讓之期允集功業若此人臣以終盛矣哉非夫雄
略冠時英姿不世天與神授緯武經文者孰能與於此乎昔者漢
獻蒙塵曹公成夾輔之業晉安播蕩宋武建匡合之勳校德論功
綽有餘裕至於諸宮制勝閭城孥戮姑姑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
於權道而用乖於德教周祚之不永或此之由乎

周書卷二 帝紀二

周書卷三

帝紀三

孝閔帝

孝閔皇帝諱覺字啗羅尼太祖第三子也母曰元皇后大統八年生於同州官舍九歲封略陽郡公時有善相者史元華見帝退謂所親曰此公子有至貴之相但恨其壽不足以稱之耳魏恭帝三年三月命爲安定公世子四月拜大將軍十月乙亥太祖崩景子嗣位太師大冢宰十二月丁亥魏帝詔以岐陽之地封帝爲周公庚子禪位於帝詔曰予聞皇天之命不於常惟歸於德故堯授舜舜授禹時其宜也天厭我魏邦筮變以告惟爾固弗知予雖不明敢弗襲天命格有德哉今踵唐虞舊典禪位於周庸布告遐邇焉使大宗伯趙貴持節奉冊書曰咨爾周公帝王之位弗有常有德

者受命時乃天道予式時庸荒求於唐虞之彝踵曰我魏德之終
舊矣我邦小大固弗知今其可久拂於天道而不歸有德歟時用
詢謀僉曰公昭考文公格勳德於天地不濟生民洎公躬文宣重
光故立象徵見於上謳訟奔走於下天之歷數用實在焉予安敢
弗若是以欽祇聖典遜位於公公其享茲大命係有萬國可不慎
歟魏帝臨朝遣民部中大夫濟北公元迪致皇帝璽紱固辭公卿
百辟勸進太師陳祥瑞乃從之是日魏帝遜於大司馬府元年春
正月辛丑卽天王位柴燎告天朝百官于路門追尊皇考文公爲
文王皇妣爲文后大赦天下封魏帝爲宋公是日槐里獻赤雀四
百官奏議云帝王之興固弗更正朔明受之於天革民視聽也逮
於尼父稽諸陰陽云行夏之時後王所不易今魏曆告終周室受
命以木承水寔當行錄正用夏時式遵聖道惟文王誕立氣之祥

有黑水之識服色宜烏制曰可以大司徒趙郡公李弼爲太師大宗伯南陽公趙貴爲太傅冢宰大司馬河內公獨孤信爲太保大宗伯柱國中山公護爲大司馬以大將軍寧都公毓高陽公達奚武武陽公豆盧寧小司寇陽平公李遠小司馬博陵公賀蘭祥小宗伯魏安公尉遲迴等竝柱國王寅祠圓丘詔曰予本自神農其於二丘宜作厥主始祖獻侯啟土遼海肇有國基配南北郊文考德符五運受天明命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廟爲太祖癸卯祠方丘甲辰祠太社初除市門稅乙巳祠太廟丁未會百官於乾安殿班賞各有差戊申詔曰上天有命革魏於周致予一人受茲大號予惟古先聖王因弗先于省視風俗以求民瘼然後克治矧予眇眇又當艸昧若弗尚于達四聰明四目之訓者其有聞知哉有司宜分命方別之使所在巡撫五教何者不宣時政有何不便得無

修身潔己才堪佐世之人而不爲上所知冤枉受罰幽辱于下之徒而不爲上所理孝義貞節不爲有司所申鰥寡孤窮不爲有司所恤暨黎庶衣食豐約賦役繁省災厲所興水旱之處竝宜具聞若有年八十已上所在就加禮餼辛亥祠南郊王子立王后元氏乙卯詔曰惟天地艸昧建邦以寧今可大啟諸國爲周藩屏於是封太師李弼爲趙國公太傅趙貴爲楚國公太保獨孤信爲衛國公大司寇于謹爲燕國公大司空侯莫陳崇爲梁國公大司馬中山公護爲晉國公邑各萬戶辛酉祠太廟癸亥親耕籍田景寅於劖南陵并置陵州武康郡置資州遂寧郡置遂州二月癸酉朝日於東郊乙亥改封永昌郡公廣爲天水郡公戊寅祠太社丁亥楚國公趙貴謀反伏誅詔曰朕文考昔與羣公洎列將眾官同心戮力共治天下自始及終二十三載迭相匡弼上下無怨是以羣公

等用升余於大位朕雖不德豈不識此是以朕於羣公同姓者如
弟兄異姓者如甥舅冀此一心平定宇內各令子孫享祀百世而
朕不明不能輯睦致使楚公貴不悅於朕與万俟幾通叱奴興王
龍仁長孫僧衍等陰相假署圖危社稷事不克行爲開府宇文盛
等所告及其推究咸伏厥辜興言及此心焉如悔但法者天下之
法朕旣爲天下守法安敢以私情廢之書曰善善及後世惡惡止
其身其貴通興龍仁罪止一家僧衍止一房餘皆不問惟爾文武
咸知時事太保獨孤信有罪免甲午以大司空梁國公侯莫陳崇
爲太保大司馬晉國公護爲大冢宰柱國博陵公賀蘭祥爲大司
馬高陽公達奚武爲大司寇大將軍化政公宇文貴爲柱國己亥
秦州涇州各獻木連理歲星守少微經六十日三月庚子會文武
百官班賜各有差己酉柱國衛國公獨孤信賜死王子詔曰浙州

去歲不登厥民饑饉朕用慇焉其當州租輸未畢者悉寢免之兼遣使巡檢有窮餒者竝加振給癸亥省六府士員三分減一夏四月己巳以少師平原公侯莫陳順爲柱國壬申詔死罪以下各降一等壬午謁成陵乙酉還宮丁亥祠太廟五月癸卯歲星犯太微上將太白犯軒轅己酉槐里獻白鵲帝欲觀漁於昆明池博士姜須諫乃止秋七月壬寅帝聽訟于右寢多所哀宥甲辰月掩心後星辛亥祠太廟熒惑犯東井北端第二星八月戊辰祠太社辛未詔曰朕甫臨大位政教未孚使我民農多陷刑網今秋律已應將行大戮言念羣生責在於朕宜從肆眚與其更新其犯者寢降從流流以下各降一等不在赦限者不從此降甲午詔曰帝王之治天下罔弗博求眾才以乂厥民今二十四軍宜舉賢良堪治民者軍列九人被舉之人於後不稱厥任者所舉官司皆治其罪九月

庚申詔曰朕聞君臨天下者非由一人時乃上下同心所致今文武之官及諸軍人不需爵封者宜各授兩大階改太守爲郡守帝性剛果見晉公護執政深忌之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恆以先朝佐命入侍左右亦疾護之專乃與宮伯乙弗鳳賀拔提等潛謀請帝誅護帝然之又引宮伯張光洛同謀光洛密白護護乃出植爲梁州刺史恆爲潼州刺史鳳等遂不自安更奏帝將召羣公入因此誅護光洛又白之時小司馬尉遲綱總統宿衛兵護乃召綱共謀廢立令綱入殿中詐呼鳳等論事旣至以次執送護第竝誅之綱仍罷散禁兵帝方悟無左右獨在內殿令宮人持兵自守護又遣大司馬賀蘭祥逼帝遜位遂幽於舊邸月餘日以弑崩時年十六植恆等亦遇害及武帝誅護後乃詔曰慎始敬終有國彝典事亾如存哲王通制義崇追遠禮貴尊親故略陽公至德純粹天姿秀

傑屬魏祚告終寶命將改謳歌允集曆數攸歸上協蒼靈之慶下昭后祇之錫而禍生肘腋釁起蕭牆白獸噬驂蒼膺集殿幽辱神器弑酷乘輿冤結生民毒流寓縣今河海澄清氣沴消蕩追尊之禮宜崇徽號遣太師蜀國公迴於南郊上諡曰孝閔皇帝陵曰靜陵

史臣曰孝閔承旣安之業應樂推之運柴天竺物正位君臨邇無異言遠無異望雖黃初代德太始受終不之尚也然政由甯氏主懷巴刺之疑祭則寡人臣無復子之請以之速禍宜哉

周書卷四

帝紀四

明帝

世宗明皇帝諱毓小名統萬突太祖長子也母曰姚夫人永熙三年太祖臨夏州生帝於統萬城因以名焉大統十四年封寧都郡公十六年行華州事尋拜開府儀同三司定州諸軍事定州刺史魏恭帝三年授大將軍鎮隴右孝閔帝踐祚進位柱國轉岐州諸軍事岐州刺史治有美政黎民懷之及孝閔帝廢晉公護遣使迎帝于岐州秋九月癸亥至京師止於舊邸甲子羣臣上表勸進備法駕奉迎帝固讓羣臣固請是日卽天王位大赦天下乙丑朝羣臣於延壽殿冬十月癸酉太師趙國公李弼薨己卯以大將軍昌平公尉遲綱爲柱國乙酉祠圓丘景成祠方丘甲午祠太社柱國

陽平公李遠賜死是月梁相陳霸先廢其主蕭方智而自立是爲陳武帝十一月庚子祠太廟丁未祠圓丘丁巳詔曰帝王之道以寬仁爲大魏政諸有輕犯未至重罪及諸邨民一家有犯乃及數家而被遠配者竝宜放還十二月庚午謁成陵癸酉還宮庚辰以大將軍輔城公邕爲柱國戊子赦長安見囚甲午詔曰善人之後猶累世獲宥況魏氏以德讓代終豈容不加隱鄙元氏子女自坐趙貴等事以來所有沒入爲官口者悉宜放免

二年春正月乙未以大冢宰晉公護爲太師辛亥親耕籍田癸丑立王后獨孤氏丁巳雍州置十二郡又於河東置蒲州河北置虞州弘農置陝州正平置絳州宜陽置熊州邵郡置邵州二月癸未詔曰王者之宰民也莫不同四海一遠近爲父母而子之一物失所若納于隍賊之境土本同大化往因時難致阻東西遂使疆場

之閒互相抄掠興言及此良可哀傷自元年以來有被掠入賊者悉可放免自冬不雨至於是月方大雪三月甲午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舉州來附遣柱國高陽公達奚武與大將軍楊忠率眾迎之改雍州刺史爲雍州牧京兆郡守爲京兆尹以廣業修城二郡置康州葭蘆郡置文州戊申長安獻白雀庚申詔曰三十六國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皆稱河南之民今周室既都關中宜改稱京兆人夏四月己巳以太師晉公護爲雍州牧庚午熒惑入軒轅辛未降死罪一等五歲刑已下皆原之甲戌王后獨孤氏崩甲申葬敬后五月乙未以大司空梁國公侯莫陳崇爲大宗伯六月癸亥獻白噭遣使獻方物己巳板授高年刺史守令恤鰥寡孤獨各有差分長安爲萬年縣竝治京城辛未幸昆明池壬申長安獻白鳥遣使分行州郡理囚徒察風俗掩骼埋胷秋七月甲午遣柱國

寧蜀公尉遲迴率眾於河南築安樂城景申順陽獻三足鳥八月
甲子羣臣上表稱慶詔曰夫天不愛寶地稱表瑞莫不感鳳巢閣
圖龍躍沼豈直日月珠連風雨玉燭是以鉤命決曰王者至孝則
出元命苞曰人君至治所有虞舜烝烝來茲異趾周文翼翼翔此
靈禽文考至德下覃遺仁愛被遠符千載降斯三足將使三方歸
本九州翕定惟此大體景福在民予安敢讓宗廟之善弗宣大惠
可大赦天下文武官普進二級九月辛卯以大將軍楊忠大將軍
王雄立爲柱國甲辰封少師元羅爲韓國公以紹魏後丁未幸同
州過故宅賦詩曰玉燭調秋氣金輿歷舊宮還如過白水更似入
新豐霜潭漬晚菊寒井落疏桐舉盃延故老令聞歌大風冬十月
辛酉還宮乙丑遣柱國尉遲迴鎮隴右長安獻白兔十二月辛酉
突厥遣使獻方物癸亥太廟成辛巳以功臣琅邪貞獻公賀拔勝

等十三人配享太祖廟庭壬午大赦天下

武成元年春正月己酉太師晉公護上表歸政帝始親覽萬機軍旅之事護猶總焉初改都督諸州軍事爲總管景辰封大將軍章武孝公導子亮爲永昌公翼爲西陽公三月癸巳陳六軍帝親擐甲胄迎太白於東方秦郡公直鎮蒲州吐谷渾寇邊庚戌遣大司馬博陵公賀蘭祥率眾討之夏四月戊午武當郡獻赤鳥甲戌雲秦州獻白馬朱鷩五月戊子詔曰皇王之迹不一因革之道已殊莫不攝八政以成物兆三元而爲紀是以容成創定於軒轅羲和欽若於唐世鴻範九疇大弘五法易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故曆之爲義大矣但忽微成象象極則差分積命時時積斯舛開闢至于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晷度推移餘分盈縮南正無聞疇人靡記暑往寒來理乖攸序敬授民時何其積謬昔漢世巴

都洛下閟善治曆云後八百歲當有聖人定之自火行至今未德應其運矣朕何讓焉可命有司傍稽六律仰觀七曜博推古今造我周曆量定以聞己亥聽訟於正武殿辛亥以大宗伯梁國公侯莫陳崇爲大司徒大司寇高陽公達奚武爲大宗伯武陽公豆盧寧爲大司寇柱國輔城公邕爲大司空乙卯詔曰比屢有亂發官司赦前事此雖意在疾惡但先王制肆眚之道令天下自新若又推問自新何由哉如此之徒有司勿爲推究惟庫廩倉廩與海內所共漢帝有云朕爲天下守財耳若有侵盜公家財畜錢粟者魏朝之事年月既遠一不須問自周有天下以來雖經赦宥而事跡何如者有司宜卽推窮得實之日但免其罪徵備如法賀蘭祥攻拔洮陽洪和二城吐谷渾遁走閏月庚申高昌遣使獻方物六月戊子大雨霖詔曰昔唐咨四岳殷告六眚覩災興懼咸寘時雍朕

撫運應圖作民父母弗敢怠荒以求民瘼而霖雨作沴害麥傷苗
噴屋漂垣洎於昏墊諒朕不德蒼生何咎刑政所失固識厥由公
卿大夫士爰及牧守黎庶等今宜各上封事讜言極諫因有所諱
朕將覽察以答天譴其遭水者有司可時巡檢條列以聞庚子詔
曰潁川從我是曰元勳無忘父城實起王業文考屬天地艸昧造
化權輿拯彼橫流匡茲頽運賴英賢盡力文武同心翼贊大功克
隆帝業而被堅執銳櫛風沐雨永言疇昔良用憮然至若功成名
遂建國剖符予惟休也其有致死王事妻子無歸者朕甚傷之凡
是從先王向夏州發夏州從來見在及薨亡者並量賜錢帛稱朕
意焉是月陳武帝薨兄子蒨立是謂文帝秋八月己亥改天王稱
皇帝追尊文王爲帝大赦改元壬子以大將軍安城公憲爲益州
總管癸丑增御正四人位上大夫九月乙卯以大將軍天水公廣

爲梁州總管辛未進封輔城公邑爲魯國公安城公憲爲齊國公
秦郡公直爲衛國公正平公招爲趙國公封皇弟儉爲謙國公純
爲陳國公盛爲越國公達爲代國公通爲冀國公道爲滕國公進
封天水公廣爲蔡國公高陽公達奚武爲鄭國公武陽公豆盧寧
爲楚國公博陵公賀蘭祥爲涼國公寧蜀公尉遲迴爲蜀國公化
政公宇文貴爲許國公陳畱公楊忠爲隋國公昌平公尉遲綱爲
吳國公武威公王雄爲庸國公邑各萬戶冬十月甲午以柱國吳
國公尉遲綱爲涇州總管是月齊文宣帝薨子殷嗣立以柱國蜀
國公尉遲迴爲秦州總管

二年春正月癸丑朔大會羣臣於紫極殿始用百戲焉三月辛酉
重陽閣成會羣公列將卿大夫及突厥使者於芳林園賜錢帛各
有差夏四月帝因食遇毒庚子大漸詔曰人生天地之間稟五常

之氣天地有窮已五常有推移人安得長在是以生而有死者物
理之必然處必然之理修短之間何足多恨朕雖不德性好典墳
披覽聖賢餘論未嘗不以此自曉今乃命也夫復何言諸公及在
朝卿大夫士軍中大小督將軍等竝立勳效積有年載輔翼太祖
成我周家今朕繼承大業處萬乘之上此乃上不負太祖下不負
朕躬朕得啟手啟足從先帝於地下實無恨於心矣所可恨者朕
享天位可謂四年矣不能使政化循理黎庶豐足九州未一
猶梗顧此懷恨自用不暝唯冀仁兄冢宰洎朕先正先父公卿大
臣等協和爲心勉力相勸勿忘太祖遺志提挈後人朕雖沒九泉
形體不朽今大位虛曠社稷無主朕兒幼稚未堪當國魯國公邕
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夫人貴有
始終公等事太祖輔朕躬可謂有始矣若克念世道艱難輔鬯以

主天下者可謂有終矣哀死事生人臣大節公等思念此言令萬代稱歎朕稟生儉素非能力行菲薄每寢大布之被服大帛之衣凡足器用皆無雕刻身終之日豈容違棄此好喪事所須務從儉約斂以時服勿使有金玉之飾若以禮不可闕皆令用瓦小斂訖七日哭文武百官各權辟衰麻且以素服從事葬日選擇不毛之地因地勢爲墳勿封勿樹且厚葬傷生聖人所誠朕旣服膺聖人之教安敢違之凡百官司勿異朕此意四方州鎮使到各令三日哭哭訖悉權辟凶服還以素服從事待大例除非有呼召各按部自守不得輒奔赴闕庭禮有通塞隨時之義葬訖內外悉除服復吉三年之內勿禁婚娶飲食一令如平常也時事殷懼病困心亂止能及此如其事有不盡準此以類爲斷死而近思古人有之朕今忍死書此懷抱其詔卽帝口授也辛丑崩于延壽殿時年二十

七謚曰明皇帝廟稱世宗五月辛未葬於昭陵帝寬明仁厚敦睦
九族有君人之量幼而好學博覽羣書善屬文詞彩溫麗及卽位
集公卿已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殿刊校經史又據採眾
書自羲農已來訖于魏末敍爲世譜凡五百卷云所著文章十卷
史臣曰世宗寬仁遠度叡哲博聞處代邸之尊實文昭之長豹姿
已變龍德猶潛而百辟傾心萬方注意及乎迎宣黜賀入纂大宗
而禮貌功臣敦睦九族率由恭儉崇尚文儒亹亹焉其有君人之
德者矣始則權臣專制政出私門終乃鳩毒潛加享年不永惜哉

周書卷四 帝紀四

周書卷五

帝紀五

武帝上

高祖武皇帝諱邕字祿羅突太祖第四子也母曰叱奴太后大統九年生於同州有神光照室幼而孝敬聰敏有器質太祖異之曰成吾志者必此兒也年十二封輔城郡公孝閔帝踐祚拜大將軍出鎮同州世宗卽位遷柱國授蒲州諸軍事蒲州刺史武成元年入爲大司空治御正進封魯國公領宗師甚爲世宗所親愛朝廷大事多共參議性沈深有遠識非因顧問終不輒言世宗每歎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武成二年夏四月世宗崩遺詔傳帝位於高祖高祖固讓百官勸進乃從之壬寅卽皇帝位大赦天下冬十二月改作露門應門是歲齊常山王高演廢其主殷而自立是爲孝

昭帝

保定元年春正月戊申詔曰寒暑亟周奄及徂歲改元命始國之典章朕祇承寶圖宜遵故實可改武成三年爲保定元年嘉號既新惠澤宜布文武百官各增四級以大夫宰晉國公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庚戌祠圓丘王子祠方丘甲寅祠感生帝於南郊乙卯祠太社辛酉突厥遣使獻其方物戊辰詔曰履端開物寔資元后代終成務諒惟宰棟故周文公以上聖之智翼彼姬周爰作六典用光七百自茲厥後代失其緒俾巍巍之化歷千祀而莫傳郁郁之風終百王而永墜我太祖文皇帝稟純和之氣挺天縱之英德配乾元功侔造化故能捨末世之弊風蹈隆周之叡典誕述百官厥用允集所謂乾坤改而重構豈帝王洪範而已哉朕入嗣大寶思揚休烈今可班斯禮於太祖廟庭已巳祠太

廟班太祖所述六官焉癸酉吐谷渾高昌竝遣使獻方物甲戌詔
先經兵戎官年六十已上及民七十已上節級板授官乙亥親耕
籍田景子大射於正武殿賜百官各有差二月己卯遣大使巡察
天下於洮陽置洮州甲午朝日於東郊乙未突厥宕昌竝遣使獻
方物景午省舉輦去百戲弘農上言九尾狐見三月景寅改八丁
兵爲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夏四月景子朔日有食之庚寅以少
傅吳公尉遲綱爲大司空丁酉白蘭遣使獻犀甲鐵鎧五月景午
封孝閔皇帝子康爲紀國公皇子贊爲魯國公晉公護獲玉斗以
獻戊辰突厥龜茲竝遣使獻方物六月乙酉遣治御正殷不害等
使於陳秋七月戊申詔曰亢旱歷時嘉苗殄瘁豈獄犴失理刑罰
乖衷歟其所在見囚死以下一歲刑以上各降本罪一等百鞭以
下悉原免之更鑄錢文曰布泉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己酉追封

皇伯父顥爲邵國公以晉公子江陵公會爲後次伯父連爲杞國公以章武孝公子永昌公亮爲後第三伯父洛生爲苴國公以晉公子崇業公至爲後又追封武邑公震爲宋國公以世宗子實爲後並襲封已巳熒惑入輿鬼犯積尸九月甲辰南寧州遣使獻演馬及蜀鎧乙巳客星見於翼冬十月甲戌日有蝕之戊寅熒惑犯太微上將合焉十一月乙巳以大將軍衛國公直爲雍州牧陳遣使來聘進封柱國廣武公寶熾爲鄧國公丁巳狩於岐陽是月齊孝昭帝薨弟長廣王湛代立是爲武成帝十二月壬午至自岐陽是歲追封皇族祖仲爲虞國公

二年春正月壬寅初於蒲州開河渠同州開龍首渠以廣溉灌丁未以陳主弟頊爲柱國送還江南閏月己丑詔柱國以下帥都督以上母妻授太夫人夫人郡君縣君各有差癸巳太白入昴己亥

柱國大司馬涼國公賀蘭祥薨洛州民周共妖言惑眾假署將相
事發伏誅二月壬寅熒惑犯太微上相癸丑以久不雨降宥罪人
京城三十里內禁酒梁主蕭詧薨以大將軍蔡國公廣爲秦州總
管三月壬午熒惑犯左執法夏四月甲辰禁屠宰旱故也丁巳南
陽獻三足鳥湖州上言見二白鹿從三角獸而行己未於伏流城
置和州癸亥詔曰比以寇難猶梗九州未一文武之官立功效者
雖錫以茅土而未及租賦諸柱國等勳德隆重宜有優崇各準別
制邑戶聽寄食他縣五月庚午以山南眾瑞並集大赦天下百官
及軍人普汎二級南陽宛縣三足鳥所集免今年役及租賦之半
壬辰以柱國隋國公楊忠爲大司空吳國公尉遲綱爲陝州總管
六月己亥以柱國蜀國公尉遲迴爲大司馬邵國公會爲蒲州總
管分山南荊州安州襄州江陵爲四州總管秋七月己巳封開府

賀拔緯爲霍國公乙亥太白犯輿鬼九月戊辰朔日有蝕之陳遣
使來聘冬十月戊戌詔曰樹之元首君臨海內本乎宣明教化亭
毒黔黎豈唯尊貴其身侈富其位是以唐堯疏葛之衣麤糲之食
尚臨汾陽而永歎登姑射而興想況無聖人之德而嗜欲過之何
以克厭眾心處於尊位朕甚恧焉今巨寇未平軍戎費廣百姓空
虛與誰爲足凡是供朕衣服飲食四時所須爰及宮內調度朕今
手自減削縱不得頓行古人之道豈曰全無庶幾凡爾百司安得
不思省約勸朕不逮者哉辛亥帝御大武殿大射公卿列將皆會
戊午講武於少陵原分南寧州置恭州十一月丁卯以大將軍衛
國公直大將軍趙國公招並爲柱國又以招爲益州總管壬午燬
惑犯歲星於危南十二月益州獻赤鳥

三年春正月辛未改光遷國爲遷州乙酉太保梁國公侯莫陳崇

賜死王辰於乞銀城置銀州二月庚子初頒新律辛丑詔魏大統
九年以前都督以上身亾而子孫未齒敘者節級授官渭州獻三
足烏辛酉詔曰二儀創闢玄象著明三才已備曆數昭列故書稱
欽若敬授易序治曆明時此先代一定之典百王不易之務伏惟
太祖文皇帝敬順昊天憂勞庶政曆序六家以陰陽爲首洎予小
子弗克遵行惟斯不安夕惕若厲自頃朝廷權輿事多倉卒乖和
爽序違失先志致風雨憊時疾厲屢起嘉生不遂萬物不長朕甚
傷之自今舉大事行大政非軍機急速皆宜依月令以順天心三
月乙丑朔日有蝕之景予宕昌遣使獻生猛獸二詔放之南山乙
酉益州獻三足烏夏四月乙未以柱國鄭國公達奚武爲太保大
將軍韓果爲柱國己亥帝御正武殿錄囚徒癸卯大雩癸丑有牛
足生于背戊午幸太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爲三老而問道焉初

禁天下報讎犯者以殺人論王戌詔百官及民庶上封事極言得失五月甲子朔避正寢不受朝旱故也甲戌雨秋七月戊辰行幸原州庚午陳遣使來聘丁丑幸津門問百年賜以錢帛又賜高年板職各有差降死罪一等八月丁未改作露寢九月甲子自原州登隴山熒惑犯太微上將景戌幸同州戊子詔柱國楊忠率騎二萬與突厥伐齊己丑蒲州獻嘉禾異畝同穎初令世襲州郡縣者改爲五等爵州封伯郡封子縣封男冬十月壬辰熒惑犯左執法乙巳以開府杞國公亮爲梁州總管庚戌陳遣使來聘十有二月辛卯至自同州遣太保鄭國公達奚武率騎三萬出平陽以應楊忠是月有人生子男而陰在背後如尾兩足指如獸爪有犬生子腰以後分爲二身兩尾六足

四年春正月庚申楊忠破齊長城至晉陽而還二月庚寅朔日有

蝕之甲午熒惑犯房右驂三月己未熒惑又犯房右驂庚辰初令
百官執笏夏四月癸卯以柱國鄧公竇熾爲大宗伯五月壬戌封
世宗長子賢爲畢國公丁卯突厥遣使獻方物癸酉以大將軍安
武公李穆爲柱國丁亥改禮部爲司宗大司禮爲禮部大司樂爲
樂部六月庚寅改御伯爲納言秋七月戊午栗特遣使獻方物戊
寅焉耆遣使獻名馬八月丁亥朔日有蝕之詔柱國楊忠率師與
突厥東伐至北河而還戊子以柱國齊公憲爲雍州牧許國公宇
文貴爲大司徒九月丁巳以柱國衛國公直爲大司空封開府李
暉爲唐國公若干鳳爲徐國公陳遣使來聘是月以皇世母閻氏
自齊至大赦天下閏月己亥以大將軍韋孝寬大將軍長孫儉並
爲柱國冬十月癸亥以大將軍陸通大將軍宇文盛蔡國公廣並
爲柱國甲子詔大將軍大冢宰晉國公護率軍伐齊帝於太廟庭

授以斧鉞於是護總大軍由潼關大將軍權景宣率山南諸軍由
豫州少師楊摶出枳關丁卯幸沙苑勞師癸酉還宮十一月甲午
杜國蜀國公尉遲迴率師圍洛陽柱國齊國公憲營於邙山晉公
護次於陝州十二月權景宣攻齊豫州刺史王士良以州降王戊
齊師渡河晨至洛陽諸軍驚散尉遲迴率麾下數十騎扞敵得卻
至夜引還杜國庸國公王雄力戰死之遂班師楊摶於枳關戰沒
權景宣亦棄豫州而還

五年春正月甲申朔廢朝以庸國公王雄死王事故也辛卯白虹
貫日庚子令荊州安州江陵等總管並隸襄州總管府以柱國大
司空衛國公直爲襄州總管甲辰太白熒惑歲星合於婁乙巳吐
谷渾遣使獻方物以庸國公王雄世子開府謙爲柱國二月辛酉
詔陳國公純柱國許國公宇文貴神武公竇毅南安公楊荐等如

突厥逆女甲子郢州獲綠毛龜景寅以柱國安武公李穆爲大司

空綏德公陸通爲大司寇壬申行幸岐州三月戊子柱國楚國公

豆盧寧薨夏四月齊武成禪位於其太子緯自稱太上皇帝五月

景戌以皇族父興爲大將軍襲虞國公封己亥詔左右武伯各置

中大夫一人六月庚申彗星出三台入文昌犯上將後經紫宮西

垣入危漸長一丈餘指室壁後百餘日稍短長二尺五寸在虛危

滅辛未詔曰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爲官奴婢者已令放免其公

私奴婢有年至七十以外者所在官司宜贖爲庶人秋七月辛巳

朔日有蝕之庚寅行幸秦州降死罪以下辛丑遣大使巡察天下

八月景子至自秦州九月乙巳益州獻三足鳥冬十月辛亥改函

谷關城爲通洛防十一月庚辰岐州上言一角獸見甲午吐谷渾

遣使獻方物丁未陳遣使來聘

天和元年春正月己卯日有蝕之辛巳露寢成幸之令羣臣賦古詩京邑耆老竝預會焉頒賜各有差癸未大赦改元百官普加四級己亥親耕籍田丁未於岩昌置岩州以柱國昌寧公長孫儉爲陝州總管遣小載師杜景使於陳二月戊申以開府中山公訓爲蒲州總管戊辰詔三公以下各舉所知庚午日勵光遂微日裏見三月景午祠南郊夏四月己酉益州獻三足鳥辛亥零甲子日有交暈白虹貫之是月陳文帝薨子伯宗嗣立五月庚辰帝御正武殿集羣臣親講禮記吐谷渾龍涸王莫昌率戶內附以其地爲扶州甲午詔曰道德交喪禮義嗣興衰四始於一言美三千於爲敬是以在上不驕處滿不溢富貴所以長守邦國於焉乂安故能承天靜地和民敬鬼明並日月道錯四時朕雖庸昧有志前古甲子乙卯禮云不樂萇以表昆吾之稔杜蕡有揚觴之文自世道喪

亂禮儀紊毀此典茫然已墜於地昔周王受命請聞顓頊廟有戒盈之器室爲復禮之銘矧伊未學而能忘此宜依是日省事停樂庶知爲君之難爲臣不易貽之後昆殷鑒斯在六月景午以大將軍枹罕公辛威爲柱國秋七月戊寅築武功郿斜谷武都畱谷津坑諸城以置軍人壬午詔諸胄子入學但束修於師不勞釋奠釋奠者學成之祭自今卽爲恒式八月己未詔諸有三年之喪或負土成墳或寢苦骨立一志一行可稱揚者仰本部官司隨事言上當加弔勉以厲薄俗九月乙亥信州蠻冉令賢向五子王反詔開府陸騰討平之冬十月乙卯太白晝見經天甲子初造山雲儻以備六代之樂十一月景戌行幸武功等新城十二月庚申還宮二年春正月癸酉朔日有蝕之己亥親耕籍田三月癸酉改武遊園爲道會苑丁亥初立郊丘壇壝制度夏四月乙巳省東南諸州

以潁州歸州潁州均州入唐州油州入純州鴻州入淮州洞州入湖州睢州入襄州憲州入昌州以大將軍陳國公純爲柱國五月壬申突厥吐谷渾安息並遣使獻方物丁丑進封柱國安武公李穆爲申國公己丑歲星與熒惑合於井六月辛亥尊所生叱奴氏爲皇太后甲子月入畢閏月庚午地震戊寅陳湘州刺史華皎率眾來附遣襄州總管衛國公直率柱國綏國公陸通大將軍田弘權景宣元定等將兵援之因而南伐壬辰以大將軍譙國公儉爲柱國丁酉歲星太白合於柵戊戌襄州上言慶雲見秋七月辛丑梁州上言鳳凰集於楓樹羣鳥列侍以萬數甲辰立露門學置生七十二人庚戌太白犯軒轅壬子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爲雍州牧九月衛國公直等與陳將濟于量吳明徹戰於沌口王師失利元定以步騎數千先度遂沒江南冬十月辛卯日出入時有黑氣一

大如盃在日中甲午又加一焉經六日乃滅十一月戊戌朔日有
蝕之癸丑太保許國公宇文貴薨

三年春正月辛丑祠南郊二月丁卯幸武功丁亥還宮三月癸卯
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甲辰大赦天下凶官失爵並聽復舊丁
未大會百寮及四方賓客於露寢賜衣馬錢帛各有差甲寅以柱
國陳國公純爲秦州總管蔡國公廣爲陝州總管戊午太傅杜國
燕國公于謹薨己未太白犯井北軒第一星夏四月辛巳以太保
鄭國公達奚武爲太傅大司馬蜀國公尉遲迴爲太保杜國齊國
公憲爲大司馬太白入輿鬼犯積尸五月庚戌祠太廟庚申行幸
醴泉宮六月甲戌有星孛於東井北行一月至輿鬼乃滅秋七月
壬寅杜國隋國公楊忠薨戊午至自醴泉宮己未客星見房漸東
行入天市犯營室至奎四十餘日乃滅八月乙丑韓國公元羅薨

齊請和親遣使來聘詔軍司馬陸逞兵部尹公正報聘焉癸酉帝御大德殿集百寮及沙門道士等親講禮記九月庚戌太白與鎮星合於角冬十月癸亥祠太廟景戊太白入氐丁亥上親率六軍講武於城南京邑觀者輿馬彌漫數十里諸蕃使咸在焉十一月壬辰朔日有蝕之甲辰行幸岐陽王子遣開府崔彥穆小賓部元暉使於齊甲寅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而自立是爲宣帝十二月丁丑至自岐陽是月齊武成帝薨

四年春正月辛卯朔廢朝以齊武成薨故也遣司會河陽公李綸等會葬於齊仍弔賻焉二月癸亥以柱國昌寧公長孫儉爲夏州總管戊辰帝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沙門等討論釋老義歲星逆行掩太微上將庚午有流星大如斗出左攝提流至天津誠後有聲如雷夏四月乙巳齊遣使來聘五月己丑帝制象經成集百僚

講說封魏廣平公子元謙爲韓國公以紹魏後庚戌行幸醴泉宮
丁巳柱國吳國公尉遲綱薨六月築原州及涇州東城秋七月辛
亥至自醴泉宮丁巳突厥遣使獻馬八月庚辰盜殺孔城防主以
其地入齊九月辛卯遣柱國齊國公憲率眾於定陽築崇德等城
冬十一月辛亥柱國昌寧公長孫儉薨十二月壬午罷隴州
五年春二月己巳邵惠公顥孫胄自齊來歸改邵國公會爲譚國
公封胄爲邵國公三月辛卯進封柱國韋孝寬爲鄭國公甲辰初
令宿衛官住關外者將家累入京不樂者解宿衛夏四月甲寅以
柱國宇文盛爲大宗伯行幸醴泉宮省帥都督官景寅遣大使巡
天下以陳國公純爲陝州總管六月壬辰封開府梁睿爲蔣國公
庚子降宥罪人并免逋租懸調等以皇女生故也秋七月鹽州獻
白兔乙卯至自醴泉宮辛巳以柱國譙國公儉爲益州總管九月

己卯太白歲星合於亢冬十月辛巳朔日有蝕之景戊太白鎮星
合於氐丁酉太傅鄭國公達奚武薨十一月乙丑追封章武孝公
導爲幽國公以蔡國併於幽丁卯杜國幽國公廣薨十二月癸巳
大將軍鄭恪率師平越雋置西寧州是冬齊將斛律明月寇邊於
汾北築城自華谷至於龍門

六年春正月己酉朔廢朝以露門未成故也詔杜國齊國公憲率
師禦斛律明月丁卯以大將軍張掖公王傑譚國公會鴈門公田
弘魏國公李暉等並爲柱國二月己丑夜有蒼雲廣三尺許經天
自戊加辰三月己酉齊國公憲自龍門度河斛律明月退保華谷
憲攻拔其新築五城夏四月戊寅朔日有蝕之己卯熒惑犯輿鬼
辛卯信州蠻渠冉祖喜冉龍驤舉兵反遣大將軍趙閭率師討平
之甲午以杜國燕國公于寔爲涼州總管大將軍杞國公亮爲秦

州總管庚子以大將軍榮陽公司馬消難爲柱國陳國公純虜門
公田弘率師取齊宜陽等九城以大將軍武安公侯莫陳瓊太安
公閻慶神武公竇毅南陽公叱羅協平高公侯伏侯龍恩竝爲柱
國封開府斛斯徵爲岐國公右宮伯長孫覽爲韓國公五月癸卯
遣納言鄭詡使於陳景寅以大將軍唐國公李暉中山公訓杞國
公亮上庸公陸騰安義公宇文丘北平公寇紹許國公宇文善韓
爲公高琳鄭國公達奚震隴東公楊纂常山公于翼竝爲柱國六
月乙未以大將軍太原公王柬爲柱國是月齊將段孝先攻陷汾
州秋七月乙丑以大將軍越國公盛爲柱國八月癸未鎮星歲星
太白合於氐九月庚申月在婁蝕之既光不復癸酉省掖庭四夷
樂後宮羅綺工人五百餘人冬十月壬午翼國公通薨乙未遣右
武伯谷會琨御正蔡斌使於齊王寅上親率六軍講武於城南十

一月壬子以大將軍梁國公侯莫陳萬大將軍李意並爲柱國景
長齊遣使來聘丁巳行幸散闈十二月己丑還宮是冬牛大疫死
者十六七

建德元年春正月戊午帝幸玄都觀親御法座講說公卿道俗論
難事畢還宮降死罪及流罪一等其五歲刑已下竝宥之二月癸
酉還大將軍昌城公孫深使于突厥司宗李際小賓部賀遂禮使
於齊乙酉柱國安義公宇文丘薨三月癸卯朔日有蝕之齊遣使
來聘景辰誅大冢宰晉國公護護子柱國譚國公會會弟大將軍
莒國公至崇業公靜并柱國侯伏侯龍恩龍恩弟大將軍萬壽大
將軍劉勇等大赦改元罷中外府癸亥以太傅蜀國公尉遲迴爲
太師柱國鄧國公竇熾爲太傅大司空申國公李穆爲太保齊國
公憲爲大冢宰衛國公直爲大司徒趙國公招爲大司空柱國枹

將軍徐國公若干鳳爲柱國庚戌復置帥都督官乙卯祠太廟閏
月己巳陳遣使來聘二月辛亥白虹貫日甲寅詔皇太子贊撫巡
西土王戊遣司會侯莫陳凱太子宮尹鄭譯使於齊熒惑犯輿鬼
入積尸省雍州內八郡併入京兆馮翊扶風咸陽等郡三月己卯
皇太子於岐州獲二白鹿以獻詔荅曰在德不在瑞癸巳省六府
諸司中大夫以下官府置四司以下大夫爲之官長上士貳之夏
四月己亥祠太廟景辰增改東宮官員五月丁卯熒惑犯右執法
丁丑以柱國周昌公侯莫陳瓊爲大宗伯滎陽公司馬消難爲大
司寇上庸公陸騰爲大司空六月庚子省六府員外諸官皆爲丞
甲辰月犯心中星王子皇孫衍文武官普加一階大選諸軍將
帥景辰帝御露寢集諸軍將勵以戎事庚申詔諸軍旌旗皆畫以
猛獸鷙鳥之象秋七月己巳祠太廟自春末不雨至於是月壬申

集百寮於大德殿帝責躬罪已問以治政得失戊子雨八月景午
改三夫人爲三妃關內大蝗九月乙丑陳遣使來聘癸酉太白犯
右執法戊寅以杜國鄭國公達奚震爲金州總管詔曰政在節財
禮唯儉儉而頃者婚嫁競爲奢靡牢羞之費罄竭資財甚乖典訓
之禮有司宜加宣勒使咸遵禮制壬午納皇太子妃楊氏冬十月
癸卯齊遣使來聘甲辰六代樂成帝御崇信殿集百官以觀之十
一月辛巳帝親率大軍講武于城東癸未集諸軍都督以上五十
人於道會苑大射帝親臨射宮大備軍容十二月癸巳集羣臣及
沙門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釋三教先後以儒教爲先道教爲次佛
教爲後以大將軍樂川公赫連達爲柱國詔曰尊年尚齒列代弘
規序舊酬勞哲王明範朕嗣承弘業君臨萬邦驅此兆庶寘諸仁
壽軍民之間年多耆耋眷言衰暮宜有優崇可頒授老職使榮膺

罕公辛威爲大司寇綏德公陸通爲大司馬詔曰民亦勞止則星
動於天作事不時則石言於國故知爲政欲靜靜在寧民爲治欲
安安在息役頃興造無度徵發不已加以頻歲師旅農畝廢業去
秋災蝗年穀不登民有散亡家空杼軸朕每旦恭已夕惕兢懷自
今正調以外無妄徵發庶時殷俗阜稱朕意焉夏四月甲戌以代
國公達濱國公道並爲柱國詔荊州安州江陵等總管停隸襄州
己卯以柱國張掖公王傑爲涇州總管魏國公李暉爲梁州總管
詔公卿以下各舉所知遣工部代公達小禮部辛彥之使於齊景
戌詔百官軍民上封事極言得失丁亥詔斷四方非常貢獻庚寅
追尊略陽公爲孝閔皇帝癸巳立魯國公贊爲皇太子大赦天下
百官各加封級五月封衛國公直長子賓爲莒國公紹莒莊公洛
生後壬戌帝以大旱集百官於庭詔之曰盛農之節亢陽不雨氣

序愆度蓋不徒然豈朕德薄刑賞乖中歟將公卿大臣或非其人
歟宜盡直言無得有隱公卿各引咎自責其夜澍雨六月庚子改
置宿衛官員秋七月辛丑陳遣使來聘景午辰星太白合于東井
己酉月犯心中星九月庚子朔日有蝕之庚申扶風掘地得玉盃
以獻冬十月庚午詔江陵所獲俘虜充官口者悉免爲民辛未遣
小匠師楊勰齊馭唐則使於陳柱國大司馬綏德公陸通薨十一
月景午上親率六軍講武城南庚戌行幸羌橋集京城以東諸軍
都督以上頒賜有差乙卯還宮壬戌以大司空趙國公招爲大司
馬乙未月犯心中星十二月壬申行幸斜谷集京城以西諸軍都
督已上頒賜有差景戊還宮己丑帝御正武殿親錄囚徒至夜而
罷庚寅幸道會苑以上善殿壯麗遂焚之

二年春正月辛丑祠南郊乙巳以柱國鴈門公田弘爲大司空大

邑里戊午聽訟於正武殿自旦及夜繼之以燭

三年春正月壬戌朝羣臣於露門冊柱國齊國公憲衛國公直趙國公招謙國公儉陳國公純越國公盛代國公達勝國公道並進爵爲王己巳祠太廟庚午突厥遣使獻馬癸酉詔自今已後男年十五女年十三已上爰及鰥寡所在軍民以時嫁娶務從節儉勿爲財幣稽留乙亥親耕籍田景子初服短衣享二十四軍督將以下試以軍旅之法縱酒盡歡詔以往歲年穀不登民多乏絕令公私道俗凡有貯積粟麥者皆準口聽畱以外盡耀二月壬辰朔日有食之丁酉紀國公康畢國公賢鄆國公貞宋國公實漢國公贊秦國公贊曹國公允竝進爵爲王景午令六府各舉賢良清正之人癸丑柱國許國公宇文善有罪免乙卯行幸雲陽宮景辰詔曰民生而靜純懿之性本均感物而遷嗜欲之情斯起雖復雲鳥殊

世文質異時莫不限以噦防示之禁令朕君臨萬寓覆養黎元思
振頽昌之軌式比因人有犯與眾棄之所在羣官有憊過者咸
聽首富莫不輕重畢陳纖毫無隱斯則風行艸偃從化無違導德
齊禮幾可致但上失其道有自來矣凌夷之弊反本無由宜加
蕩滌民更始可大赦天下庚申皇太后不豫三月辛酉至白雲
陽宮癸酉皇太后叱奴氏崩帝居倚廬朝夕共一溢米羣臣表請
累旬乃止詔皇太子贊總釐庶政夏四月乙卯齊遣使弔贈會葬
丁巳有星孛于東北紫宮垣長七尺五月庚申葬文宣皇后於永
固陵帝袒跣至陵所辛酉詔曰齊斬之情經籍彝訓近代沿革遂
亾斯禮伏奉遺令既葬便除攀慕凡筵情實未忍三年之喪逢於
天子古今無易之道王者之所常行但時有未諧不得全制軍國
務重庶自聽朝綴麻之節苦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寮以

下宜依遺令公卿上表固請俯就權制過葬卽吉帝不許引古禮
答之羣臣乃止於是遂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初置太
子諫議員四人文學十人皇弟皇子友員各二人學士六人丁卯
荊州獻白鳥戊辰詔故晉國公護及諸子竝追復先封改葬加謚
景子初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竝令還民并禁諸淫
祀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六月丁未集諸軍將教以戰陣之法王
子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與布泉錢並行戊午詔曰至道弘
深混成無際體包空有理極幽玄但岐路既分派源逾遠滙離朴
散形氣斯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競九流七略異說相騰道隱
小成其來舊矣不有會歸爭驅靡息今可立通道觀聖哲微言先
賢典訓金科玉篆秘贊玄文所以濟蒼黎元扶成教義者竝宜弘
闡一以貫之伸夫翫培壘者識嵩岱之崇嵒守磧礎者悟渤海之

泓澄不亦可乎秋七月庚申行幸雲陽宮乙酉衛王直在京師舉兵反欲突入肅章門司武尉遲運等拒守直敗卒百餘騎遁走京師連雨三旬是日震戊子至自雲陽宮八月辛卯擒直於荊州免爲庶人乙未詔自建德元年八月以前犯罪未被推糾於後事發失官爵者竝聽復舊景申行幸雲陽宮九月庚申幸同州戊辰以柱國大宗伯周昌公俟莫陳瓊爲秦州總管冬十月景申御正楊尚希禮部盧愷使於陳戊戌雍州獻蒼鳥庚子詔蒲州民遭饑乏絕者令向郿城以西及荊州管內就食甲寅行幸蒲州乙卯曲赦蒲州見囚大辟以下景辰行幸同州始州民王鞅擁眾反大將軍鄭恪討平之十一月戊午以柱國大司空上庸公陸騰爲涇州總管于闐遣使獻名馬己巳大閱于城東甲戌至自同州十二月戊子大會衛宮及軍人以上賜錢帛各有差辛卯月掩太白詔荆襄

安延夏五州總管內有能率其從軍者授官各有差其貧下戶給復三年景中改諸軍軍士竝爲侍官丁酉利州上言騶虞見癸卯集諸軍講武於臨皋澤涼州比年地震壞城郭地裂涌泉出

周書卷五 帝紀五

周書卷五 帝紀五

周書卷六

帝紀六

武帝下

建德四年春正月戊辰以柱國炮罕公辛威爲寧州總管太原公王康爲襄州總管初置營軍器監王申詔曰今陽秋布氣品物資始敬授民時義兼敦勸詩不云乎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刺史守令宜親勤農百司分番躬自率導事非機要竝停至秋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所在量加賑卹逋租懸調兵役殘功竝宜蠲免癸酉行幸同州二月景戌朔日有蝕之辛卯改置宿衛官員己酉柱國廣德公李意有罪免三月景辰遣小司寇淮南公元衛納言伊婁謙使於齊郡縣各省主簿一人景寅至自同州甲戌以柱國趙王招爲雍州牧夏四月甲午柱國燕國公于寔有罪免丁酉初令上書

者竝爲表於皇太子以下稱啟六月詔東南道四總管內自去年以來新附之戶給復三年秋七月景辰行幸雲陽宮已未禁五行大布錢不得出入關布泉錢聽入而不聽出丁卯至自雲陽宮甲戌陳遣使來聘景子召大將軍以上於大德殿帝曰太祖神武膺運創造王基兵威所臨有征無戰唯彼僞齊猶懷跋扈雖復戎車屢駕而大勳未集朕以寡昧纂承鴻緒往以政出權宰無所措懷自親覽萬機便圖東討惡衣菲食繕甲治兵數年已來戰備稍足而僞主昏虐恣行無道伐暴除亂斯實其時今欲數道出兵水陸兼進北拒太行之路東扼黎陽之險若攻拔河陰充豫則馳檄可定然後養銳享土以待其至但得一戰則破之必矣王公以爲何如羣臣咸稱善丁丑詔曰高氏因時放命據有汾漳擅假名器歷年永久朕以亭毒爲心遵養時晦遂敦聘好務息黎元而彼懷惡

不悛尋事侵軼背言負信竊邑藏姦往者軍下宜陽釁由彼始兵
興汾曲事非我先此獲俘囚禮送相繼彼所拘執曾無一反加以
淫刑妄逞毒賦繁興齊魯軫殄悴之哀幽并啟來蘇之望既禍盈
惡稔眾叛親離不有一戎何以大定今白藏在辰涼風戒節厲兵
詰暴時事惟宜朕當親御六師翼行天罰庶憑祖宗之靈潛資將
士之力風馳九有電掃八紜可分命眾軍指期進發以杜國陳王
純爲前一軍總管滎陽公司馬消難爲前二軍總管鄭國公達奚
震爲前三軍總管越王盛爲後一軍總管周昌公侯莫陳瓊爲後
二軍總管趙王招爲後三軍總管齊王憲率眾二萬趣黎陽隋國
公楊堅廣寧公薛迴舟師三萬自渭入河柱國梁國公侯莫陳芮
率眾一萬守太行道中國公李穆率眾三萬守河陽道常山公于
翼帥眾二萬出陳汝王午上親率六軍眾六萬直指河陰八月癸

即入于齊境禁伐樹踐苗稼犯者以軍法從事丁未上親率諸軍
攻河陰大城拔之進攻子城未克上有疾九月辛酉戴班師水軍
焚舟而退齊王憲及于翼李穆等所在克捷降拔三十餘城皆棄
而不守唯以王築城要害令儀同三司韓正守之正尋以城降齊
戊寅至自東伐己卯以華州刺史畢王賢爲荊州總管冬十月戊
子初置上柱國上大將軍官改開府儀同三司爲開府儀同大將
軍儀同三司爲儀同大將軍又置上開府上儀同官甲午行幸同
州閏月齊將尉相貴寇大寧延州總管王慶擊走之以柱國齊王
憲蜀國公尉遲迴爲上柱國柱國代王達爲益州總管大都督榮
陽公司馬消難爲梁州總管詔諸畿郡各舉賢良十一月庚寅改
置司內官員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庚午至自同州景子陳遣
使來聘是歲岐寧二州民饑開倉賑給

五年春正月癸未行幸同州辛卯行幸河東涑川集關中河東諸
軍校獵甲午還同州丁酉詔曰朕克已思治而風化未弘永言前
古載懷夕惕可分遣大使周省四方察訟聽謠問民鄙隱其獄犴
無章侵漁黎庶隨事究驗條錄以聞若政績有施治綱克舉及行
宣圭輶道著丘園並須檢審依名騰奏其鰥寡孤獨寔可哀矜亦
宜賑給務使周贍廢布泉錢戊申初令鑄錢者絞其從者遠配爲
民二月辛酉遣皇太子贊巡撫西土仍討吐谷渾戎事節度並宜
隨機專決三月庚子月犯東井第一星壬寅至自同州文宣皇后
服再朞戊申祥夏四月乙卯行幸同州開府清河公宇文神舉攻
拔齊陸渾等五城五月壬辰至自同州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辛
亥祠太廟景辰利州總管紀王康有罪賜死丁巳行幸雪陽宮月
掩心後星庚午熒惑入輿鬼秋七月乙未京師旱八月戊申皇太

子伐吐谷渾至伏俟城而還乙卯至白雲陽宮乙丑陳遣使來聘
九月丁丑大醮於正武殿以祈東伐冬十月帝謂羣臣曰朕去歲
屬有疹疾遂不得克平逋寇前入賊境備見敵情觀彼行師殆同
兒戲又聞其朝政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
恐貽後悔若復同往年出軍河外直爲撫背未扼其喉然晉州本
高歡所起之域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
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窟穴混同文軌諸將
多不願行帝曰幾者事之微不可失若有沮吾軍者朕當以軍
法裁之己酉帝總戎東伐以越王盛爲右一軍總管杞國公亮爲
右二軍總管隋國公楊堅爲右三軍總管譙王儉爲左一軍總管
大將軍竇泰爲左二軍總管廣化公丘崇爲左三軍總管齊王憲
陳王純爲前軍庚戌熒惑犯太微上將戊午歲星犯太陵癸亥帝

至晉州遣齊王憲率精騎二萬守雀鼠谷陳王純步騎二萬守千
里徑鄭國公達奚震步騎一萬守統軍川大將軍韓明步騎五千
守齊子嶺焉氏公尹昇步騎五千守錘鼓鎮涼城公辛韶步騎五
千守蒲津關柱國趙王招步騎一萬自華谷攻齊汾州諸城柱國
宇文盛步騎一萬守汾水關遣內史王誼監六軍攻晉州城帝屯
於汾曲齊王憲攻洪洞永安二城竝拔之是夜虹見於晉州城上
首向南尾入紫微宮長十餘丈帝每日自汾曲赴城下親督戰城
中惶窘庚午齊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壬申齊晉州刺史崔景嵩
守城北面夜密遣使送款上開府王軌率眾應之未明登城鼓噪
齊眾潰遂克晉州擒其城主特進開府海昌王尉相貴俘甲士八
千人送關中甲戌以上開府梁士彥爲晉州刺史加授大將軍留
精兵一萬以鎮之又遣諸軍徇齊諸城鎮竝相次降款十一月已

易在

亟齊主自并州率眾來援帝以其兵新集且避之乃詔諸軍班師追齊王憲爲後拒是日齊主至晉州憲不與戰引軍度汾齊主遂圍晉州晝夜攻之齊王憲屯諸軍於涑水爲晉州聲援河東地震癸巳至自東伐獻俘於文廟甲午詔曰僞齊違信背約惡稔禍盈是以親總六師問罪汾晉兵威所及莫不摧殄賊眾危惶鳥
易在柄自固暨元戎反旆方來聚結遊魂境首尚敢趑趄朕今更率諸軍應機除翦景申放齊諸城鎮降人還丁酉帝發京師壬寅度河與諸軍合十二月戊申次於晉州初齊攻晉州恐王師卒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庚戌帝帥諸軍八萬人置陣東西二十餘里帝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陣處分所至輒呼主帥姓名以慰勉之將士感見知之恩各思自厲將戰有司請換馬帝曰朕獨乘良馬何所之齊主亦於塹北列陣申後齊人填塹南引帝大喜勒諸軍

擊之齊人便退齊主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還并州齊眾大潰軍資
甲仗數百里閒委棄山積辛亥帝幸晉州仍率諸軍追齊主諸將
固請還師帝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不敢言甲寅
齊主遣其丞相高阿那肱守高壁帝麾軍直進那肱望風退散景
辰師次介休齊將韓建業舉城降以爲上柱國封郇國公丁巳大
軍次并州齊主留其從兄安德王延宗守并州自將輕騎走鄴是
日詔曰以下缺

人寄喉脣之重棟梁骨鯁翦爲仇讐狐趙緒餘降成阜隸民

不見德唯虐是聞朕懷茲漏網置之度外正欲各靜封疆其紓民
瘼故也爾之主相曾不是思欲構厲階反貽其梗我之率士咸求
傳刀帷幄獻兼弱之謀爪牙奮干戈之勇羸糧坐甲若赴私讎是
以一鼓而定晉州再舉而摧逋醜僞丞相高阿那肱驅逼餘燼竊
據高壁僞定南王韓建業作守介休規相抗擬聊示兵威應時崩
潰那肱則單馬宵遁建業則面縛軍和爾之逃卒所知見也若其
懷遠以德則爾難以德綏處鄰以義則爾難以義服且天與不取
道家所忌攻昧侮亡兵之上術朕今親馭羣雄長驅宇內六軍舒
旆萬隊啟行勢與雷電爭威氣逐風雲齊舉王師所次已達近郊
望歲之民室家相慶來蘇之后思副厥誠僞主若妙盡人謀深運
天命牽羊道左銜璧輶門當惠以焚覩之恩待以列侯之禮僞將
相王公已下衣冠士民之族如有深識事宜建功立効官榮爵賞

各有加降若下愚不移守迷莫改則委之執憲以正刑書嗟爾庶士胡寧自棄或我之將卒逃彼逆朝無問貴賤皆從蕩滌善求多福無貽後悔璽書所至咸使聞知自是齊之將帥降者相繼封其特進開府賀拔伏恩爲鄆國公其餘官爵各有差戊午高延宗僭卽僞位改年德昌己未軍次并州庚申延宗擁兵四萬出城抗拒帝率諸軍合戰齊人退帝乘勝逐北率千餘騎入東門詔諸軍繞城置陣至夜延宗率其眾排陣而前城中軍卻人相蹂踐大爲延宗所敗死傷略盡齊人欲閉門以閹下積尸扉不得關帝從數騎崎嶇危險僅得出門至明率諸軍更戰大破之擒延宗并州平壬戌詔曰昔天厭水運龍戰于野兩京圯隔四紀于茲朕墜拱巖廊君臨宇縣相邠民於海內混楚弓於天下一物失所有若推溝方欲德綏未服義征不諒僞主高緯放命燕齊怠慢典刑倣擾天紀

加以背惠怒鄰棄信忘義朕應天從物伐罪弔民一鼓而蕩平陽
再舉而摧効敵僞署王公相繼道左高緯智窮數屈逃竄艸間僞
安德王高延宗擾攘之間遂竊名號興僞齊昌王莫多婁敬顯等
收合餘燼背城抗敵王威旣振魚潰鳥離破竹更難建瓴非易延
宗眾散解甲軍門根本旣傾枝葉自賓幽青海岱折節而來冀北
河南傳檄可定八紘共貫六合同風方當偃伯靈臺休牛桃塞無
疆之慶非獨在余漢皇約法除其苛政姬王輕典刑彼新邦思覃
惠澤被之率土新舊臣民皆從蕩滌可大赦天下高緯及王公以
下若釋然歸順咸許自新諸凶入僞朝亦從寬宥官榮次序依例
無失其齊僞制令卽宜削除鄒魯搢紳幽并騎士一介可稱竝宜
銓錄百年去殺雖或難希朞月有成庶幾可勉景寅出齊宮中金
銀寶器珠翠麗服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以柱國趙王招陳王

純越王盛杞國公亮梁國公侯莫陳芮庸國公王謙北平公寇紹
鄭國公達奚震並爲上柱國封齊王憲子安城郡公質爲河間正
大將軍廣化公丘崇爲潞國公神水公姬願爲原國公廣業公尉
遲運爲盧國公諸有功者封授各有差癸酉帝率六軍趣鄴以上
柱國陳王純爲并州總管

六年春正月乙亥齊主傳位於其太子恆改年承光自號爲太上
皇王辰帝至鄴齊主先於城外掘塹豎柵癸巳帝率諸軍圍之齊
人拒守諸軍奮擊大破之遂平鄴齊主先送其母并妻子於青州
及城陷乃率數十騎走青州遣大將軍尉遲勤率二千騎追之是
戰也於陣獲其齊昌王莫多婁敬顯帝責之曰汝有死罪者三前
從并走鄴攜妾棄母是不孝外爲僞主戮力內實通啟於朕是不
忠送款之後猶持兩端是不信如此用懷不死何待遂斬之是日

西方有聲如雷者一甲午帝入鄴城齊在城王潛先在冀州齊主至河遺其侍中斛律孝卿送傅國璽禪位於潛孝卿未達被執送鄴詔去年大赦班宣未及之處皆從赦例封齊開府洛州刺史獨孤永業爲應國公景申以上柱國越王盛爲相州總管己亥詔曰自晉州大陣至於平鄴身殞戰場者其子卽授父本官尉遲勤擒齊主及其太子恆於青州庚子詔曰僞齊之末姦佞擅權濫罰淫刑動挂羅網僞右丞相咸陽王故斛律明月僞侍中特進開府故崔季舒等七人或功高獲罪或直言見誅朕兵以義動翦除凶暴表閭封墓事切下車宜追贈謚并窆厝其見存子孫各隨蔭敘錄家口田宅沒官者並還之辛丑詔曰僞齊叛渙竊有漳濱世縱淫風事窮彫飾或穿池運石爲山學海或層臺累構槩日凌雲以舉亂之心極奢侈之事有一於此未或弗亾朕菲食薄衣以弘風教

追念生民之費尚想力役之勞方當易茲獎俗率歸節儉其東山
南園及三臺可並毀撤瓦木諸物凡入用者盡賜下民山園之田
各還本主二月丙午論定諸軍功勳置酒於齊太極殿會軍士以
上班賜有差丁未齊主至帝降自阼階以賓主之禮相見高湝在
冀州擁兵未下遣上柱國齊王憲與柱國隋公楊堅率軍討平之
齊定州刺史范陽王高紹義叛入突厥齊諸行臺州鎮悉降關東
平合州五十五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五戶三百三十萬二
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萬六千六百八十六乃於河陽幽青南充
豫徐北朔定並置總管府相并二總管各置宮及六府官癸丑詔
曰無侮熯獨事顯前書哀彼矜人惠流往訓偽齊末政昏虐寃繁
災甚滔天毒流比屋無罪無辜係虜三軍之手不飲不食僵仆九
達一作之門朕爲民父母職養黎人念甚泣辜誠深罪已除其苛政

事屬改張宜加寬宥兼行賑卹自僞武平三年以來河南諸州之
民僞齊被掠爲奴婢者不問官私竝宜放免其住在淮南者亦卽
聽還願往淮北者可隨便安置其有癃殘孤老饑餒絕食不能自
存者仰刺史守令及親民長司躬自檢校無親屬者所在給其衣
食務使存濟乙卯帝自鄆還京景辰以柱國隋公楊堅爲定州總
管三月壬午詔山東諸州各舉明經幹治者二人若奇才異術卓
爾不羣者弗拘多少夏四月乙巳至自東伐列齊主於前其王公
等竝從車輶旗幟及器物以次陳於其後大駕布六軍備凱樂獻
俘於太廟京邑觀者皆稱萬歲戊申封齊主爲溫國公庚戌大會
羣臣及諸蕃客於露寢乙卯廢蒲陘涇寧四州總管己巳祠太廟
詔曰東夏既平王道初被齊氏弊政餘風未殄朕劬勞萬機念存
康濟恐清淨之志未形四海下民疾苦不能上達寢興軫慮用切

於懷安分遣使人巡方撫慰觀風省俗宣揚治道有司明立條科
務在弘益五月丁丑以柱國謙王儉爲大家宰庚辰以上柱國杞
國公亮爲大司徒鄭國公達奚震爲大宗伯梁國公侯莫陳芮爲
大司馬柱國應國公獨孤永業爲大司寇鄖國公韋孝寬爲大司
空辛巳大醮於正武殿以報功也己丑祠方丘詔曰朕欽承不緒
寢興黃畏惡衣非食貴昭儉約上棟下宇土階茅屋猶恐居之者
逸作之者勞詎可廣廈高堂肆其嗜欲往者家臣專任制度有違
正殿別寢事窮壯麗非直雕牆峻宇深戒前王而繙構弘敞有踰
清廟不軌不物何以示後兼東夏初平民未見德率先海內宜自
朕始其露寢曾義崇信含仁雲和思齊諸殿等農隙之時悉可毀
撤雕斷之物竝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癸巳行幸雲陽宮戊
戌詔曰京師宮殿已從撤毀并鄰二所華侈過度誠復作之非我

豈容因而弗革諸堂殿壯麗竝宜除蕩寰宇雜物分賜窮民三農
之隙別漸營構止蔽風雨務在卑狹庚子陳遣使來聘是月青城
門無故自崩六月丁未至自雲陽宮辛亥御正武殿錄囚徒癸亥
於河州雞鳴防置旭州甘松防置芳州廣川防置弘州甲子帝東
巡丁卯詔曰同姓百世婚姻不通蓋惟重別周道然也而娶妻買
妾有納母氏之族雖曰異宗猶爲混雜自今以後悉不得娶母同
姓以爲妻妾其已定未成者卽令改聘秋七月己丑封齊王憲第
四子廣都公負爲莒國公紹莒莊公洛生後癸未應州獻芝艸景
戌行幸洛州己丑詔山東諸州舉有才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
縣四人赴行在所其論治政得失戊戌以上柱國庸公王謙爲益
州總管八月壬寅議定權衡度量頒於天下其不依新式者悉追
停詔曰以刑止刑世輕世重罪不及嗣皆有定科雜役之徒獨異

常憲一從罪配百世不免罰既無窮刑何以措道有沿革宜從魔
典凡諸雜戶悉放爲民配雜之科因之永削甲子鄭州獻九尾狐
皮肉銷盡骨體猶具帝曰瑞應之來必昭有德若使五品時敘四
海和平家識孝慈人知禮讓乃能致此今無其時恐非實錄乃命
焚之九月壬申以柱國鄧國公竇熾申國公李穆竝爲上柱國戊
寅初令民庶以上唯聽衣綢緜綢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等九種
餘悉停斷朝祭之服不拘此例甲申絳州獻曰崔壬辰詔東土諸
州儒生明一經已上竝舉送州郡以禮發遣癸卯封上大將軍上
黃公王軌爲鄭國公吐谷渾遣使獻方物冬十月戊申行幸鄴宮
戊午改葬德皇帝於冀州帝服縗哭於太極殿百官素服哭是月
誅溫國公高緯十一月庚午百濟遣使獻方物壬申封皇子充爲
道王兌爲蔡王癸酉陳將吳明徹侵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出軍

與戰不利退守徐州遣上大將軍鄭國公王軌率師討之是月稽
胡反遣齊王憲率軍討平之詔自永熙三年七月已來去年十月
已前東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內爲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後良人沒
爲奴婢者並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舊主人猶須其居聽
畱爲部曲及客女詔曰正位於中有聖通典質文相革損益不同
五帝則四星之象三王制六宮之數劉曹已降等列彌繁選擇遍
於生民命秩方於庶職椒房丹地有眾如雲本由嗜欲之情非開
風化之義朕運當澆季思復古始無容廣集子女屯聚宮掖弘贊
後庭事從約簡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自茲以外悉宜
減省已亥晦日有蝕之初行刑書要制持杖一作仗羣彊盜一匹以上
不持杖羣彊盜五匹以上監臨主掌自盜二十匹以上小盜及詐
僞請官物三十匹以上正長隱五戶及十丁以上隱地三頃以上

者至死刑書所不載者自依律科十二月戊午吐谷渾遣使獻方
物已未東壽陽土人反率眾五千襲并州城刺史東平公宇文神
舉破平之庚申行幸并州宮移并州軍人四萬戶於關中景寅以
柱國滕王道爲河陽總管丁卯以柱國隋國公楊堅爲南兗州總
管上柱國申國公李穆爲并州總管戊辰廢并州宮及六府是月
北營州刺史高寶寧據州反

宣政元年春正月癸酉吐谷渾僞趙王他婁屯來降壬午行幸鄆
宮分相州廣平郡置洺州清河郡置貝州黎陽郡置黎州汲郡置
衛州分定州常山郡置恆州分并州上黨郡置潞州辛卯行幸懷
州癸巳幸洛州詔於懷州置宮二月甲辰柱國大冢宰譙王儉薨
丁巳帝至自東巡乙丑以上柱國越王盛爲大冢宰陳王純爲雍
州牧三月戊辰於蒲州置宮廢同州及長春二宮壬申突厥遣使

獻方物甲戌初服常冠以阜紗爲之加簪而不施纓導其制若今
之折角巾也上大將軍鄭國公王軌破陳師於呂梁擒其將吳明
徹等俘斬三萬餘人丁亥詔柱國故豆盧寧征江南武陵南平等
郡所有民庶爲人奴婢者悉依江陵放免壬辰改元夏四月壬子
初令遭父母喪者聽終制庚申突厥入寇幽州殺掠吏民議將討
之五月己丑帝總戎北伐遣柱國原公姬願東平公宇文神舉等
率軍五道俱入發閹中公私驢馬悉從軍癸巳帝不豫止于雲陽
宮景申詔停諸軍事六月丁酉帝疾甚還京其夜崩於乘輿時年
三十六遺詔曰人肖形天地稟質五常修短之期莫非命也朕君
臨宇縣十有九年未能使百姓安樂刑措因用所以昧旦求衣分
宵忘寢昔魏室將季海內分崩太祖扶危翼傾肇開王業燕趙榛
蕪久竊名號朕上述先志下順民心遂與王公將帥共平東夏雖

復妖氛蕩定而民勞未康每一念此如臨冰谷將欲包舉六合混
同文軌今遭疾大漸氣力稍微有志不申以此歎息天下事重萬
機不易王公以下爰及庶僚宜輔導太子副朕遺意令上不負太
祖下無失爲臣朕雖瞑目九泉無所復恨朕平生居處每存菲薄
非直以訓子孫亦乃本心所好喪事資用須使儉而合禮墓而不
墳自古通典隨吉卽葬葬訖公除四方士庶各三日哭妃嬪以下
無子者悉放還家諡曰武皇帝廟稱高祖已未葬於孝陵帝沈毅
有智謀初以晉公護專權常自晦迹人莫測其深淺及誅護之後
始親萬機克己勵精聽覽不怠用法嚴整多所罪殺號令懼惻唯
屬意於政羣下畏服莫不肅然性旣明察少於恩惠凡布懷立行
皆欲踰越古人身衣布袍寢布被無金寶之飾諸宮殿華綺者皆
撤毀之改爲土階數尺不施櫨栱其雕文刻鏤錦繡纂組一皆禁

斷後宮嬪御不過十餘人勞謙接下自彊不息以海內未康銳情
教習至於校兵閱武步行山谷屢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平齊之役
見軍士有跣行者帝親脫靴以賜之每宴會將士必自執杯勸酒
或手付賜物至於征伐之處躬在行陣性又果決能斷大事故能
得士卒死力以弱制彊破齊之後遂欲窮兵極武平突厥定江南
一二年間必使天下一統此其志也

史臣曰自東西否隔二國爭彊戎馬生郊干戈日用兵連禍結力
敵勢均彊場之事一彼一此高祖纘業未親萬機慮遠謀深以蒙
養正及英威電發朝政惟新內難既除外略方始乃苦心焦思克
已勵精勞役爲士卒之先居處同匹夫之儉修富民之政務彊兵
之術乘讎人之有釁順大道而推凸五年之間大勳斯集據祖宗
之宿憤拯東夏之阽危盛矣哉其有成功者也若使翌日之瘳無

爽經營之志獲申續武窟 兵雖見譏於良史雄圖遠略足方駕於
前王者歟

周書卷六 帝紀六

周書卷七

帝紀七

宣帝

宣皇帝諱贊字乾伯高祖長子也母曰李太后武成元年生於同州保定元年五月景午封魯國公建德元年四月癸巳高祖親告廟冠於阼階立爲皇太子詔皇太子巡撫西土文宣皇后崩高祖諒闇詔太子總朝政五旬而罷高祖每巡幸四方太子常畱監國五年二月又詔皇太子巡西土因討吐谷渾宣政元年六月丁酉高祖崩戊戌皇太子卽皇帝位尊皇后爲皇太后癸丑歲星熒惑太白合於東井甲子誅上柱國齊王憲封開府于智爲齊國公閏月乙亥詔山東流民新復業者及突厥侵掠家口破亡不能周濟者並給復一年立妃楊氏爲皇后辛巳以上柱國趙王招爲太師

陳王純爲太傅柱國代王達勝王迺盧國公尉遲運辭國公長孫
覽並爲上柱國進封柱國平陽郡公王誼爲揚國公是月幽州人
盧昌期據范陽反詔柱國東平公宇文神舉率眾討平之秋七月
辛丑月犯心前星乙巳祠太廟景午祠圓丘戊申祠方丘庚戌以
小宗伯岐國公斛斯徵爲大宗伯景辰熒惑太白合於七星己未
太白犯軒轅大星壬戌以柱國南兗州總管隋公楊堅爲上柱國
大司馬癸亥尊所生李氏爲帝太后八月景寅夕月於西郊長安
萬年二縣民居在京城者給復三年壬申行幸同州遣大使巡察
諸州詔制九條宣下州郡一曰決獄科罪皆準律文二曰母族絕
服外者聽婚三曰以杖決罰悉令依法四曰郡縣當境賊盜不擒
獲者並仰錄奏五曰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才堪任用者
卽宜申薦六曰或昔經驅使名位未達或沈淪蓬華文武可施宜

竝採訪具以名奏七曰僞齊七品以上已敕收用八品以下爰及
流外若欲入仕皆聽預選降二等授官八曰州舉高才博學者爲
秀才郡舉經明行修者爲孝廉上州上郡歲一人下州下郡三歲
一人九曰年七十以上依式授官鰥寡困乏不能自存者竝加稟
恤以大司徒杞國公亮爲安州總管上柱國薛國公長孫覽爲大
司徒柱國公王誼爲大司空庚辰太白入太微景戌以柱國
永昌公椿爲大司寇九月丁酉熒惑入太微以柱國宇文盛張掖
公王傑枹罕公辛威鄖國公韋孝寬竝爲上柱國庚戌封皇弟元
爲荆王詔諸應拜者皆以三拜成禮汾州稽胡帥劉受遷千舉兵
反詔上柱國越王盛爲行軍元帥卒眾討平之庚申熒惑犯左執
法冬十月癸酉至自同州以大司空揚國公王誼爲襄州總管戊
子百濟遣使獻方物十一月己亥講武於道會苑帝親擐甲冑是

月突厥寇邊圍酒泉殺掠吏民十二月甲子以柱國畢王賢爲大司空癸未熒惑入氐仍留經一月己丑以上柱國河陽總管滕王迴爲行軍元帥率眾伐陳免京師見徒竝令從軍

大象元年春正月癸巳受朝於露門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羣臣皆服漢魏衣冠大赦改元大成初置四輔官以上柱國大夫宰越王盛爲大前疑相州總管蜀國公尉遲迴爲大右弼申國公李穆爲大左輔大司馬隋國公楊堅爲大後丞癸卯封皇子衍爲魯王甲辰東巡狩景午日有背以柱國常山公于翼爲大司徒辛亥以柱國許國公宇文善爲大宗伯癸丑日又背戊午行幸洛陽立魯王衍爲皇太子二月癸亥詔曰河洛之地世稱朝市上則於天陰陽所會下紀於地職貢路均聖人以萬物阜安乃建王國時經五代世歷千祀規摹弘遠邑居壯麗自魏氏失馭城闕爲墟君子有戀

舊之風小人深懷士之思我太祖受命鄆鎬胥宇嶠函蕩定四方
有懷光宅高祖神功聖略混一區宇往巡東夏省方觀俗布政此
宮遂移氣序朕以眇身祇承寶祚庶幾聿修之志敢忘燕翼之心
一昨駐蹕金墉備嘗遊覽百王制度基趾尚存今若因修爲功易

立宜命邦事修復舊都奢儉取文質之間功役依子來之義北瞻

河內咫尺非遙前詔經營今宜停罷於是發山東諸州兵增一月

功爲四十五日役起洛陽宮常役四萬人以迄於晏駕并移相州

六府於洛陽稱東京六府殺柱國徐州總管鄭國公王軌停南討

諸軍以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嫁於突厥戊辰以上柱國鄆國公

韋孝寬爲徐州總管乙亥行幸鄴景子初令授總管刺史及行兵

者加持節餘悉罷之辛巳詔曰有聖大寶寔惟重器玄天表命人

事與能幽顯同謀確乎不易域中之大寶懸定于杳冥天下爲公

蓋不避於內舉我大周感蒼昊之精受河洛之錫武功文德光格
區宇創業垂統永光無窮朕以寡薄祇承鴻緒上賴先朝得一之
述下藉羣后不貳之心職責與雲雨俱通憲章共光華竝互圓首
方足咸登仁壽思隆國本用弘天曆皇太子衍地居上嗣正統所
歸遠憑積德之休允叶無疆之祚帝王之量未肅而成天祿之期
不謀已至朕今傳位於衍乃瞻四海深合謳歌之望俾予一人高
蹈風塵之表萬方兆庶知朕意焉可大赦天下改大成元年爲大
象元年帝於是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有二十四旒車服
旗鼓皆以二十四爲節內史御正皆置上大夫皇帝衍稱正陽宮
置納言御正諸衛等官皆準天臺尊皇太后爲天元皇太后封內
史上士夫鄭譯爲沛國公癸未日初出及將入時其中竝有烏色
大如雞卵經四日滅戊子以上柱國大前疑越王盛爲太保大右

蜀公尉遲迴爲大前疑代王達爲大右弼辛卯詔徙鄴城石經
於洛陽又詔曰洛陽舊都今既修復凡是元遷之戶竝聽還洛州
此外諸民欲往者亦任其意河陽幽相豫亳青徐七總管受東京
六府處分三月壬寅以上柱國薛國公長孫覽爲涇州總管庚申
至自東巡大陳軍伍帝親擐甲胄入自青門皇帝衍備法駕從入
百官迎于青門外其時驟雨儀衛失容辛酉封趙王招第二子貫
爲永康縣王夏四月壬戌朔有司奏言日蝕不視事過時不食乃
臨軒立妃朱氏爲天元帝后癸亥以柱國畢王賢爲上柱國己巳
祠太廟壬午大醮於正武殿戊子太白歲星辰星合於東井五月
辛亥以洛州襄國郡爲趙國以齊州濟南郡爲陳國以豐州武當
安富二郡爲越國以潞州上黨郡爲代國以荊州新野郡爲滕國
邑各一萬戶令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迫竝之國癸

王有流星大如斗出太微落落如遺火是月遣使簡視京兆及諸州士民之女充選後宮突厥寇并州六月丁卯有流星大如雞子出氐西北流長一丈入月中己巳月犯房北頭第二星乙酉有流星大如斗出營室流入東壁是月咸陽有池水變爲血發山東諸州民修長城秋七月庚寅以大司空畢王賢爲雍州牧大後丞隋國公楊堅爲大前疑柱國滎陽公司馬消難爲大後丞王辰熒惑掩房北頭第一星景申納大後丞司馬消難女爲正陽宮皇后尊天元帝太后李氏爲天皇太后壬子改天元帝后朱氏爲天皇后立妃元氏爲天右皇后妃陳氏端天左皇后八月庚申行幸同州壬申還宮甲戌以天左皇后爲將軍陳山提天右皇后父開府元晟竝爲上柱國山提封鄆國公晟封翼國公開府楊雄爲邢國公乙弗寔戴國公初高祖作刑書要制用法嚴重及帝卽位以海

內初平恐物情未附乃除之至是大醮於正武殿告天而行焉辛
巳熒惑犯南斗第五星壬午以上柱國雍州牧畢王賢爲太師上
柱國郇國公韓建業爲大左輔是月所在有蟻羣鬪各方四五尺
死者什八九九月己酉太白入南斗乙卯以鄆王貞爲大冢宰上
柱國鄭國公韋孝寬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杞國公亮鄜國公
梁士彥以伐陳遣御正杜果禮部辭舒使於陳冬十月壬戌歲星
犯軒轅大星是日帝幸道會苑大醮以高祖武皇帝配醮訖論議
於行殿是歲初復佛像及天尊像至是帝與二像俱南面而坐大
陳雜戲令京城士民縱觀乙酉熒惑鎮星合於虛是月相州人段
德舉謀反伏誅十一月乙未幸溫湯戊戌行幸同州壬寅還宮己
酉有星大如斗出張東南流光明燭地丁巳初鑄永通萬國錢以
一當千與五行大布並行是月韋孝寬拔壽陽杞國公亮拔黃城

梁士彥拔廣陵陳人退走於是江北盡平十二月戊午以災異屢見帝御路寢見百官詔曰穹昊在上聰明自下吉凶由人妖不自作朕以寧德君臨區寓大道未行小信非福始於秋季及此立冬幽顯殷勤屢貽深戒至有金入南斗木犯軒轅熒惑干房又與土合流星照夜東南而下然則南斗主於爵祿軒轅爲於後宮房曰明堂布政所也火土則憂擊之兆流星乃兵凶之驗豈其官人失序女謁尚行政事乖方憂患將至何其昭著若斯之甚上瞻俯察朕實懼焉將避正寢齋居克念惡衣減膳去飾撤懸披不諱之誠開直言之路欲使刑不濫及賞弗踰等選舉以才宮闈修德宦宣諸內外庶盡弼諧允叶民心用銷天譴於是舍仗衛往天興宮百官上表勸復寢膳許之甲子還宮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宮人內外命婦大列妓樂又縱胡人乞寒用水澆沃爲戲樂乙丑行幸洛陽

帝親御驛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及文武侍衛數百人並乘驛以從仍令四后方駕齊驅或有先後便加譴責人馬頓仆相屬已而還宮

二年春正月丁亥帝受朝于道會苑癸巳祀太廟乙巳造二辰晝日月之象以置左右戊申雨雪雪止又雨細黃土移時乃息乙卯詔江左諸州新附民給復二十年初稅入市者人一錢二月丁巳帝幸露門學行釋奠之禮戊午突厥遣使獻方物且逆于金公主乙丑改制詔爲天制詔敕爲天敕壬午尊天元皇太后爲天元上皇太后天皇太后李氏曰天元聖皇太后癸未立天元皇后楊氏爲天元太皇后天皇后朱氏爲天大皇后天右皇后元氏爲天右大皇后天左皇后陳氏爲天左大皇后正陽宮皇后直稱皇后是日洛陽有禿鶯鳥集于新營太極殿前滎州有黑龍見與赤龍鬪

於汴水之側黑龍死三月丁亥賜百官及民大酺詔曰盛德之後
是稱不絕功施於民義昭祀典孔子德惟藏往道實生知以大聖
之才屬千古之運載弘儒業式敘彝倫至如幽贊天人之理裁成
禮樂之務故以作範百王坐風萬葉朕欽承寶曆服膺教義眷言
洙泗懷道滋深且褒成啟號雖彰故實旌崇聖績猶有闕如可追
封爲鄒國公邑數準舊并立後承襲別於京師置廟以時祭享戊
子行軍總管杞國公亮舉兵反襲行軍元帥鄭國公韋孝寬於豫
州亮不勝孝寬獲而殺之辛卯以永昌公椿爲杞國公紹簡公連
後行幸同州增候正前驅戒道爲三百六十重自應門至於赤岸
澤數十里間幡旗相蔽鼓樂俱作又令武賁持鋏馬上稱警蹕以
至於同州乙未改同州宮爲天成宮庚子至自同州詔天臺侍衛
之官皆著五色及紅紫綠衣以雜色爲緣名曰品色衣有大事與

公服闋服之壬寅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
甲辰初置天中大皇后立天左大皇后陳氏爲天中大皇后立妃
尉遲氏爲天左大皇后夏四月乙丑有星大如斗出天廚流入紫
宮抵鉤陳乃滅己巳祀太廟己卯詔曰朕以寡薄昧於治方不能
使天地休和陰陽調序自春涉夏甘澤未豐旣軫西郊之歎將虧
南畝之業興言夕惕無忘鑒昧良由德化未敷政刑多舛萬方有
罪責在朕躬思覃寬惠被之率土見囚死罪竝降從流流罪從徒
五歲刑已下悉皆原宥其反叛惡逆不道及常赦所不免者不在
降例壬午幸中山祈雨至咸陽宮雨降甲申還宮令京城士女於
衢巷作音樂以迎候五月己丑以上柱國大前疑隋國公楊堅爲
揚州總管甲午夜帝備法駕幸天興宮乙未帝不豫還宮詔隋國
公堅入侍疾甲辰有星大如三斗出太微端門流入翼聲若風鼓

幡旗丁未追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己酉大漸御正下大夫劉昉
與內史上大夫鄭譯矯制以隋國公堅受遺輔政是日帝崩於天
德殿時年二十二謚曰宣皇帝七月景申葬定陵帝之在東宮也
高祖慮其不堪承嗣遇之甚嚴朝見進止與諸臣無異雖隆寒盛
暑亦不得休息性既嗜酒高祖遂禁醪醴不許至東宮帝每有過
輒加撻朴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耶於
是遣東宮官屬錄帝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帝憚高祖威嚴矯情修
飾以是過惡遂不外聞嗣位之初方逞其欲大行在殯會無戚容
卽閨視先帝宮人逼爲淫亂纔及踰年便恣聲樂采擇天下子女
以充後宮好自矜夸飾非拒諫禪位之後彌復驕奢耽酗于後宮
或旬日不出公卿近臣請事者皆附奄官奏之所居宮殿帷帳皆
飾以金玉珠寶光華炫耀極麗窮奢及營洛陽宮雖未成畢其規

摹壯麗踰於漢魏遠矣唯自尊崇無所顧憚國典朝儀卒情變改
後宮位號莫能詳錄每對臣下自稱爲天以五色土塗所御天德
殿各隨方色又於後宮與皇后等列坐用宗廟禮器鵝彝珪瓚之
屬以飲食焉又令羣臣朝天臺者皆致齋三日清身一日車旗章
服倍於前王之數旣自比上帝不欲令人同已嘗自帶綬及冠通
天冠加金附蟬顧見侍臣武弁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竝令去
之又不聽人有高大之稱諸姓高者改爲姜九族稱高祖者爲長
祖曾祖爲次長祖官名凡稱上及大者改爲長有天者亦改之又
令天下車皆以渾成木爲輪禁天下婦人皆不得施粉黛之飾唯
宮人得乘有輻車加粉黛焉西陽公溫杞國公亮之子卽帝之從
祖兄子也其妻尉遲氏有容色因入朝帝遂飲之以酒逼而淫之
亮聞之懼誅乃反纔誅溫卽追尉遲氏入宮初爲妃尋立爲皇后

每召侍臣論議唯欲興造變革未嘗言及治政其後遊戲無恆出入不飾羽儀仗衛晨出夜還或幸天興宮或遊道會苑陪侍之官皆不堪命散樂雜戲魚龍爛漫之伎常在目前好令京城少年爲婦人服飾入殿歌舞與後宮觀之以爲喜樂擯斥近臣多所猜忌又吝於財略無賜與恐羣臣規諫不得行已之志常遣左右密伺察之動止所爲莫不鈔錄小有乖違輒加其罪自公卿已下皆被楚撻其閒誅戮黜免者不可勝言每笞挫人皆以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宮人內職亦如之后妃嬪御雖被寵嬖亦多被杖背於是內外恐懼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於終史臣曰高祖識嗣子之非才顧宗祏之至重濡愛同于晉武則哲異于宋宣但欲威之以權楚期之於懲肅義方之教豈若是乎卒使昏虐君臨姦回肆毒善無小而必棄惡無大而弗爲窮南山之

簡未足書其過盡東觀之筆不能記其罪然猶獲全首領及子而
亾幸哉

周書卷七 帝紀七